



序行朝錄

唐末黃巢逼潼關士子應舉者方流連曲中以待試其
為詩云與君同訪洞中僊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嫦娥
攀取挂任從陵谷一時遷中土時文之士大抵無心肝
如此豈知海外一二遺老孤臣心懸落日血濺鯨波其
魂魄不肯盪為冷風墊馬者尚有此等人物乎向在海
外得交子子頗欲有所論著旋念始末未備以俟他
日搜尋零落荏苒三十載義熙以後之人各言其世而
某之所憶亦忘失大半鄧光荐填海錄不出世惟太史
氏之言是信此聊爾談其可已夫左副都御史餘姚黃



卷十 沙氏亂滇

卷十一 賜姓始末

卷十二 附江右紀變 卷末

行朝錄卷之一

隆武紀年



但如春齋

思文皇帝又稱昭宗 襄皇帝諱聿鍵小字長壽太祖高皇帝九

世孫也父義封於河南南陽府以唐藩世子追封裕

王母毛氏帝生三歲祖端王惑於嬖戚因世子承奉

所帝亦從之稍長讀書即能識大義雖處患難而志

氣不挫年二十八尚未請名世子為其弟毒死端王

諱之將傳國於次子分守道陳奇瑜入弔謂王曰世

子薨逝不明若不立其子事必發覺王懼始為帝

請名立為世孫王薨

崇禎五年壬申帝年三十一襲王位選妃曾氏諸生文彥女

七年甲戌流寇披猖南陽當其衝顧其城庠薄帝捐千金脩築太守陳振豪弗授工帝以為言毅宗怒逮振豪置理帝援潞王近事乞增兵三千人設叅將一員以陳永福充之不許

八年乙亥冬賊再犯南陽上疏臣府護衛一千二百人近制以其半為汴梁班軍給撫臣以下役使無謂惟明詔念臣困阨以全軍見還毅宗報之曰南陽番直班軍祖制已久朕不敢變時毅宗欲行宗室換授之

法陳子壯署禮部事執不可帝貽書子壯相駁難其書稱說典制援据經傳皆有源本廷臣顧弗及知特以諸侯王尚氣持異同而已毅宗尋下子壯於獄衆口惜子壯者輒以尤帝亦薄公卿為不足重而爭宗藩體統劾總督盧象昇不朝其所建請繁多廷臣交惡而意忌之

九年丙子八月京師戒嚴帝率衛軍勤王又殺其兩叔汝南道周以典止之不聽至裕州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旨下切責會前鋒直寇亡其內豎二人乃返國十一月下禮部議給事中馮可賓鍾珮議廢為庶人

安置鳳陽高墻押發官同知張有度欲以檻車行帝
自裁不殊至鳳陽守陵奄人索賄不得墩鎖以困苦
之帝不勝其辱病幾殆曾妃割股以進始愈有司稟
祿不時資用之絕時有望氣者以高墻中有天子氣
言於淮撫路振飛假賑罪宗入墻見帝心獨異之帝
告以吏虐狀振飛上疏請加恩罪宗贍以私財且謫
吏之無心者石應詔伏法

十七年甲申五月宏光登極大赦帝出高墻或云赦出封南陽王

遣官送寓廣西道杭州而南都陷

元年乙酉帝勸潞王監國三月潞王出降時靖虜伯鄭

鴻逵自京口戶部主事蘓觀生自南都胥會於杭遂
奉帝入閩

閏六月七日監國二十七日卯時祭告天地祖宗即皇
帝位於福州南郊建行在太廟社稷以福建省為福
京福州府為天興府布政司為行在大明門立妃曾
氏為皇后大赦天下改是七月一日以後為隆武元
年

遙上宏光尊號曰聖安皇帝稱思宗

進封靖虜伯鄭鴻逵為靖虜侯南安伯鄭芝龍為平虜
侯並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力定難守正功臣以黃

道周為少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蘇觀生為禮部右侍郎、張肯堂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吳春枝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並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猷守正文臣、各官陞賞有差、又賜鄭森子芝龍姓朱、賜名成功、總督禁旅、以駙馬體統行事、開儲賢館、定本二科取士、以蘇觀生領之、既而招徠者多狹邪之士、上亦厭而罷之。

鄭芝龍掌戶兵工三部尚書、奏軍興餉急、請兩稅內一石預借銀一兩、民不樂從、反愆正供、每府差侍郎科道徵發、以浦城訓導王兆熊為吏部主事、兼御史管

義餉、兆熊沿門搜括、不輸者榜其門、為不義、于是閭里騷然、芝龍又請清理寺田、可得八十萬、上不聽。

署戶部侍郎李長倩請開事例、從之。

自黃道周而外、凡有聲望者、何吾騶、蔣德璟、黃景昉、朱繼祚、林欲楫、姜曰廣、吳姓、高鴻圖、路振飛、蘇觀生、曾櫻、陳奇瑜、鄭三俊、熊開元、黃士俊、顧錫疇、陳子壯、皆為大學士、然多遙授、不至者、其後又以林增志、李光春同入閣辦事、舊輔傅冠入朝、自請恢勦江右、上從之、已而遷延、邵武為諫官所劾而罷、上賜宴大臣、鄭芝龍以侯爵位宰相、上首輔、黃道周謂

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相與爭執終先道周而芝
龍快之不悅諸生佞芝龍者上疏言道周迂腐無能
不可居相位上飭督學御史扶之
初鄭芝龍鴻遠自恃援立之功汲引姻婭要地清流口
授上前如吏科給事中朱作楫戶部主事葉正發皆
門下夷人也其後上不盡從遂懷怨望及郊天於南
臺皆稱疾不出戶部尚書何楷劾之言朝廷大典莫
過郊天而二勳不出陪祭無人臣禮上賞其風裁令
掌都察院事已而鴻遠扇於殿上楷呵止之二鄭益
怒楷知不為二鄭所容請告再三上欲兩全之暫予

回籍諭以收復南京即召總憲楷至中途遇盜截其
一耳益芝龍使其部曲楊耿為之也

蘇觀生請上幸贛州親率六軍以張捷伐鄭氏方欲挾
帝以自重議久不決觀生遂先赴南安上親祖於殿
門

以天興府學為國子監上親幸學祭酒賴垓進講三品
以上官坐聽其餘皆立侍園橋觀者濟

九月總督丁魁楚獻桂林之捷先是靖江王亨嘉僭號
改桂桂為西京封楊國威等為公侯發兵至梧州執
巡撫瞿式耜以去據有郡邑將逼廣東魁楚拒之靖

江兵戰敗，圍桂林破之，俘亨嘉及其臣顧奕、楊國威等，至福京，而武毅、照、舊、巡、撫、桂林，上命楚淮諸王會議，廢亨嘉為庶人，幽之別室，尋病死。顧奕等皆棄市，會冊封桂王，并封魁、楚、平、粵伯。

上欲不次用人，以鎮江諸生錢邦芑為御史，熊開元執不可，上不聽。已而邦芑議開元開元罷去。

上以王期昇為總憲，彭遇、臚、僉都御史，路振飛、曾櫻封還內降，上曰：方今多事用人，必欲循常調，非休之。度振飛言遇、臚新進士，降賊而南，乞憐。馬士英、巡按浙江，搜括民財，至於激變，期昇在太湖奉簡州知州。

朱盛徵，係宗室，始稱通城王，繼稱皇帝，賣官奪女，兩山百姓不容，故爾逃來，非臣等之私隙也。上乃罷二人。

二十四日，徽州陷，右僉都御史金聲被執，至南京而死。十月，黃道周見鄭氏偷安，殊無經畧中原之志，自請出關，芝龍不與一兵。道周以忠義激發旬月之間，義師頗集，親書告身，獎語給為功賞，得之者榮於誥勅，然皆未練之兵，不能應敵。至有僧軍鋤耨棘矜以隨其後者，名肩擔兵，從廣信抵衢州，婺源令某道周之門人也，馳書誘道周許為內應。道周信之，至明堂里北師，猝至，遂為北帥張天祿所執，殉節於南京。事聞，賜

謚忠烈。自道周出師後，何吾驪自廣東至，用為首輔。賜銀章曰輔佐中興。

上親征，以唐鄧二王監國。鄭芝龍留守料理兵餉。鄭鴻逵為御營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為御營右先鋒，出江西。築臺郊，擇吉日親行推轂禮。鴻逵出城馬蹶仆地，及上誓師，方授鉞，而大風忽起，旗幟披靡。天帝高皇帝前燭滅，三軍莫不失色。

十二月六日，上發福京，二十八日駐蹕建寧。

二年丙戌正月己酉朔，上不受朝賀，以三大罪自責，布衣蔬食，臣下各戴罪。

馬金嶺兵變，命路振飛至蒲城安撫。

海外交趾，日本皆遣使入貢。

廣東布政使湯來賀運粵餉十萬，由海道至，擢兵部右

侍郎督師江右。御史艾南英言來賀奸愴小人，周鍾自北逃回來，賀匿之，揚署且解餉之任，指揮僚佐所優為。豈曰能賢，遽膺顯擢，何以示後？上不聽。

邵武推官朱健行部，近邑訛言北師至，倉猝返郡。夜半出其挈帑，知府吳爇燁繼之，百姓爭門走死，而實未嘗有兵也。健無以自解，揭爇燁倡逃，并其平日貧狀。爇燁亦揭健時建陽知縣施燧，亦以貧酷被劾上方。

恨貪官之失民心也。欲以高皇帝之法行之。放煒燧
皆斬健。統輔臣勲臣以下。申救終不能回。
馬士英叩閔來朝。上數其罪。不許。諭守閔官兵。毋納士
英。士英前後七疏。列仲自理。上命付史館存案。以俟
公論。

浙江監國魯王遣柯夏卿曹惟才來聘。上加夏卿兵部
尚書。維才光祿寺少卿。手書謂朕無子。王為皇太姪。
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致於王。取浙東所
用職官。同列朝籍。不分彼此。尋遣僉都御史陸清源
解餉十萬。給浙東。清源散餉不平。兵譁而遁。或曰馬

士英使之也。

廣西撫按報一僧自稱宏光。謂黃得功營中所獲者非
真也。上召九卿科道議迎。請羣臣曰。即真宏光。甫經
失國。有尊奉而無迎。請撫按續報。有侍宏光者。驗之
果偽。下獄。究之。妄人假託。以惑衆。

三月二十四日吉安陷。

四月。撫州陷。初。汀邵間有大帽山洞。蠻最强。王師屢征
不服。永寧王某誘之出降。與北兵屢戰。屢捷。因復撫
州。北兵圍撫。鄭彩軍屯廣信。永寧王請救。其監軍給
事中張家玉以三營往撫。圍暫解。已而復合。彩遂棄

廣信入關撫州復陷永寧王死之洞蠻亦散上聞削
彩爵帶罪立功

闖賊李自成為通城九宮山民擊死其四十八部無所
歸楚督何騰蛟遣長沙知府周二南迎之未至中流
矢死賊帥欲得騰蛟親至乃降騰蛟聞即往賊帥皆
驚喜下拜至軍前聽用一時驟增兵馬數萬上喜告
太廟封騰蛟定興侯進兼東閣大學士降帥皆授總
兵官李錦賜名李赤心賊號一隻虎自成妻高氏弟賜名
高必正號為忠貞營已因湖南糧不給解者稍解
降去李高十三部散入施州衛因糧歇馬其郝搖旗

改名馬進忠王進才張光翠袁應第牛萬才張先璧
永忠等十餘營悉隸騰蛟麾下

泉人察鼎其為人也多言李遠密疏薦其前知上辟為
軍師所言事多不中鄭彩既敗回鼎請自試一戰而
蹶逃回

上謂國家元氣之削由於靖難命禮臣追復建文年號
立忠臣方孝孺祠設姚廣孝像跪於塔前

六月鄉試福省舊額二百一十七名特旨廣七十名錢
邦芑請一榜盡賜登科以成曠典繼因御史劉霖懋
言凡下第者俱聽覆試中式

鄭鴻達久駐關外未嘗展一步有傳北兵至者鴻達徒
跣疾行三日夜而抵浦城詢及後至者則兵譁也事
聞上削其封爵

鄭芝龍為洪承疇所紿咬以閩粵王爵凡關隘水陸之
兵自二月間俱已撤回浙東既潰北師入閩如無人
之境守浦城御史鄭為虹科臣黃大鵬死之

七月上生元子大赦覃恩從龍諸臣悉加封爵御史錢
邦芑力言不可上不聽

二十五日上御朝據關上主事搜得閩中出關迎降書
二百餘封命悉焚之諭諸臣改心易慮

八月仙霞關驚報至上即於二十一日啟行上與中宮

皆騎馬猶載書十餘枚以從二十七日上下奔汀州

有十餘騎叩城曰扈蹕者開門納之則追騎也遂執

上與曾后、至九龍潭投水上崩於福京或曰建寧

代死者為唐王聿釗汀州代死者為張致遠上寔未

死楊陸策刻帝與其從亡之臣賴垓戊辰熊緯河南

曾后同斬汀州其從亡之臣賴垓進士熊緯丙子

解元癸未進士由行人陞給事中從其後未成功屯

駕汀州被獲于行宮外罵賊而死兵鼓浪嶼有遣使存問諸臣者云為僧於五指山然

亦莫必其真偽也粵中立國上尊號思文皇帝八月

之時已思撥亂而反之正及其遭逢患難磨礪愈
堅兩京既覆枕戈泣血勅斷葷酒後宮不滿三十
人半係老嫗於世之嗜好淡如也性喜文詞手撰
三詔見者無不流涕感動御製祖訓後序行在縉
紳便覽序皆典雅可誦所至訪求書籍親征亦載
書數十乘故太祖命名詩於唐王位下有嘉歷協
銘圖之句不可謂非天生之令主也論者徒見不
能出閑遂言其好作聰明自為張大無帝王之度
此以成敗而論也夫鄭氏以盜賊之智習海島無
居之俗據有全閩始願已不及此既無鞠躬盡瘁

之忠難責以席捲天下之志謀身謀國兩者俱乖
不亦宜乎帝之託於鄭氏所謂祭則寡人而已其
一二心膂之臣所藉以經營恢復者如黃道周蘓
觀生皆有儒者氣象未嘗非諸葛之亞也而束縛
其手足使之不能一展其所長蛟龍受制於螻蟻
可責其雷雨之功哉向使蜀漢有竊命之雄諸葛
不能發其一甲轉其斗粟則雖欲成三分之業亦
豈可得乎故帝之亡天也勢也

行朝錄卷之二

紹武之立

紹武皇帝諱聿鎮

鎮係英宗廟諱隆武皇帝第四弟也

隆武改元封唐王以主唐社閩敗浮海至廣州時大

學士丁魁楚瞿式耜已奉桂王諱由榔監國於肇慶

隆武大學士蘓觀生從贛入廣故與魁楚有隙以為

由隆武而言則宜及其弟乃與大學士何吾驥布政

使顧元鏡在籍侍郎王應華於丙戌十一月癸卯朔

請王監國使主事陳邦彥通好桂王

初五日王即皇帝位以廣州都司署為行在改明年為

紹武元年自舊輔觀生吾騶而外碩元鏡王應華皆為東閣大學士以軍國事專屬觀生

陳邦彥至肇慶桂王見於舟中皇太妃垂簾了魁楚侍立言戰與平孰便邦彥曰天潢之序固應屬王何平之有以言乎戰外患方殷寧可尋踪譚尚貽笑千古不如早正大位以屬人心魁楚然之遂以其月十八日桂王即位加邦彥兵科給事中齎詔至廣州邦彥至而唐王已正位號遂不敢入而以詔致觀生觀生頗不自安已而桂王命總督林佳鼎武靖伯李明忠領兵至三水帝使督師陳際泰非江西南士禦之二十九

日戰於城西唐兵大敗佳鼎兵晝夜兼行十二月二日遇唐兵於海口唐兵皆大艦乘東南風發火箭火球以焚桂舟桂兵登岸淖深三尺人馬陷全軍皆覆林佳鼎中砲死李明忠僅以數十騎免

唐桂方相持而北帥佟養甲李成棟自閩入廣潮惠皆開門降即用兩府印文移廣州報無驚觀生泰然不為備當是時廣州陸寇則有花山砦水寇則有石徐馬鄭謂之四姓兵觀生皆撫之為用然桀驁不聽節制白晝殺人市中懸其腸於官府之門莫敢向問七門之外號令不行十五日北帥李成棟遂以十七騎

疾趨廣州門者納之

帝方幸學閱射羣臣朝服行禮俄報北兵至觀生曰此
妄言為賊間者斬之既而洶洶猶以為花山砦人未
幾紅笠載道宿衛萬人倉卒不及集帝變服踰垣匿
王應華家尋繼城走洛城里為邏者所獲安置東察
院成棟使人饋食帝不食曰吾若飲汝一勺水何以
見先帝於地下自縊而崩觀生遇吏科都給事中梁
鏊問計鏊曰死耳觀生乃大書大明忠臣義士固當
死九字於壁而縊死太僕寺卿霍子衡國子監司業
梁朝鐘行人梁萬爵死之十八日殺諸王之在國者

十六人何吾驪頌元鏡王應華皆降而元鏡尤醜
史臣曰唐桂之搆外懼方張又生內憂蘇觀生之
罪又何逃焉然觀生受隆武特達之知其立紹武
也與荀息之不食其言可以並稱矣豈僅修丁
魁楚之隙哉若帝之恠容遇難可以追配毅宗所
謂亡國而不失其正者寧可以地之廣狹祚之修
短而忽之乎

行朝錄卷之三

魯王監國

紀年上

監國魯王諱以海高皇帝十世孫也父王壽鏞崇禎十

五年壬午北兵陷兗州自縊死

崇禎十七年甲申二月甲戌王嗣位北變後南下

南渡宏光元年四月命移江廣暫住台州

五月十日宏光避位首輔馬士英以皇太后至杭州左

都御史劉宗周曰士英亡國之罪不必言矣為有身

為宰相棄天子挾母后而逃者當事既不能正名討

賊國人昌不立碎其首乎賈似道死於鄭虎臣亦不

可得可歎也哉

時潞王監國

王諱常芳
隆慶之孫

劉宗周令分守寧紹台道于穎

上疏請急誅馬士英不報宗周與穎書曰監國舉動全無足恃此等疏朝上即宜夕下何至四五日尚無進止明府不必候旨再具三疏申大義於天下而已
亡何潞王降宗周既絕食而死右僉都御史祁彪佳諸生王毓著潘集周卜年皆投水死浙東郡縣附降
易置官吏

閏六月初九日餘姚攝印官發閭左為馳道執扑以行

役者而扶其不勉者役者反扶攝官建義旗閭中少

年輟耕而從者數千人其明日而諸生鄭遵謙應之

於紹興遵謙少喜任俠不為繩墨之士所禮閭人屈

尚志逃至越遵謙筮殺之曰吾聞諸劉先生即宗周曰

凡係逃官皆可誅也紹興守會稽令皆新署遵謙斬

之而起名其故所知豪傑從時王期昇為太守夢有

持謁者入覺而記其姓殷以問推官陳子龍子龍曰

亂兆矣此殆會稽守殷通也至是又明日而刑部員

外郎錢肅樂應之於寧波時定帥王之仁已授降表

肅樂大會縉紳士子於城隍廟召募義勇謝三賓陰

致書之仁謂一二庸妄書生恐為禍塔須以公之兵

威脅之仁至寧陳兵教場受約於肅樂出書誦於壇上三賓戟手欲奪之仁色變有為三賓者使之任餉而止而兵部尚書張國維已至台州與陳函輝宋之普柯夏卿共請王出監國

即日移紹興以分守公署為行在列兵江上分地戍守旁國安當七條沙王之仁當西典鄭遵謙當小豐孫嘉績錢肅樂當瓜里

羣臣皆奉表勸進上曰孤之監國原非得已當俟拜孝陵後徐議樂推未為晚也固讓不許

以張國維朱大典宋之普為東閣大學士國維督師江

上大興鎮守金華之普司票擬未幾起舊輔方逢年之普謝事起章正宸為左侍郎署吏部事李白春戶部尚書王思任禮部尚書余煌兵部尚書張文都工部尚書陳函輝吏部右侍郎加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皆督師右僉都御史進方國安鎮東侯封王之仁武寧侯

上皇太子號曰悼皇帝宏光帝曰報皇帝潞王曰潞閔王

七月張國維復富陽命姚志卓守分水江上之兵每日蓐食鳴鼓放船登陸搏戰未幾又復轉

把還戍率以為常維熊汝霖以五百人渡海寧轉戰
數日夜至橋司士卒殘破略盡乃還

當時是孫熊建義皆書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帥拱手而
讓之國成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方王而名募之街
卒田免則身領之方王既自專反惡孫熊之叅決而
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以孫熊之師謂之義兵食
義餉以方王之師謂之正兵食正餉田賦所出
義餉勸力無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餉
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有旨會議方王司餉者皆至
殿陛譁然戶部主事董守諭面奏分餉分地非也當

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覆兵而後給餉覆地而後酌
給之先後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為繼戶部主
事邵之譽議以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郡寧波
專給王藩以金華歸朱閣部以五府歸方藩然方王
終不可統計浙東錢糧六十餘萬兩藩自分義師或
散或留聽其自為徵勸於是新安王兵散督師所領
之營亦不過數百人而已

八月兵部尚書田仰從海道至留為東閣大學士
十月壬辰北兵至方國安嚴陳以待張國維率步兵接
應裨將王國斌趙天祥繼之北兵大敗追至草橋門

下

隆武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頒詔於越張國維曰今日之事凡為高皇帝子孫皆當同心戮力成功之後入關者王此時未可言上下也熊汝霖曰吾知奉主上不知其他皆不奉詔中藻廢然而返

十一月進方國安為荊國公王之仁為寧國公封鄭遵謙為義興伯上勞軍於江上駐蹕西興築壇拜國安命各營皆守節制時馬士英阮大鍼竄入方營欲朝見上不許下羣臣會議多言士英當誅熊汝霖曰此非殺士英時也正欲令其自贖耳兵部主事某曰非

不當殺但不能殺耳然春秋之義孔子亦豈能殺陳恒固不可言不當殺也

十二月上回越城

以謝三賓為禮部尚書尋入東閣

鑄大明通寶錢

兵部主事署餘姚縣事王正中進其所造監國魯元年大統歷

魯元年丙戌正月乙酉朔上在紹興

以柯夏卿曹維才為使奉書闕中

二月張國柱掠餘姚其部曲張邦寧掠慈谿國柱者劉

澤清之標將也。航海至浙東，依王鳴謙於定海。國柱有弓箭手五百人，其力足以制鳴謙，乃劫之入內，行朝震怒，議以伯爵縻之。某與孫嘉績裁量，署為勝虜將軍，始返定海。

總兵陳梧敗於携李，渡海掠餘姚之鄉聚。王正中遣兵擊之，鄉聚相犄角，殺梧。朝議罪正中，某言梧之見殺，犯衆怒也。正中保守地方，不當罪，乃止。

三月十九日，毅宗大祥董守諭請輟朝，哭臨。三軍縞素，一日從之。

北兵決壩，放船入錢塘江。張國維嚴飭各營守汛，王之仁率水師襲戰，乘風碎北船數十隻。鄭遵謙獲鐵甲八百餘副。

四月，王正中率師渡海鹽，破澈浦城。

五月，加孫嘉績熊汝霖東閣大學士，兩督師所將皆奇零殘卒，不能成軍。嘉績以其兵盡付某，與王正中合師三千人。兩浙來受約者，尚寶司卿朱大定、太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查繼佐，又數百人附之。渡江，劄譚山，將取海寧，以江上兵潰而返。

六月丙子朔，兵潰。夏旱水涸，有浴於江者，徒步往返。北兵驅馬試之，不及於腹，數十騎過江而列，成驚擾走。

死不暇矣。上由江門出海，令保定伯毛有倫扈元妃世子由定海而出。張國維、陳函輝、余煌王之仁皆死之。方國安方逢年馬士英阮大鍼皆降。從征福建，方馬至半途伏誅。大鍼未降之先，同黨逆之馮銓已書其姓名，屬之南征者，懸內院之缺以待。大鍼初降，不知也。其同邑潘應奎逆黨馮禎之子時為委署杭嚴道名位下，大鍼數等大鍼入謁，應奎故作聲色欲斬之。大鍼不覺屈膝，既而示以銓之書，大喜。適仙霞嶺見雷縵相索命，墜馬折頸而死。朱大典猶守金華，不下。北兵賦民間耕牛，載砲集城下，苗頭惟向一處，晝夜不絕。

聲城崩，北騎隨烟而入。大典自焚死，屠其城，自金華陷而全閩無一矢之拒矣。

史臣曰：當義旗初建，士民喟然有吞吳楚之氣，方王肯受約束，趨死不顧利害，竟渡錢塘江。此時北師之席未煖，三吳豪傑尋聲而響，臻未必不可與天下爭衡也。某嘗與王之仁言：公等不從赭山以下，進師而攻，其有備意，蓋在自守也。蕞爾兩府，以供十萬之衆，即北師坐視，不發一矢。一年之後，亦滌地無類矣。之仁聽其言而不能用，日與兩督師爭長短，一死不足贖也。

行朝錄卷之四

魯王監國

紀年下

監國魯元年丙戌六月丙子朔浙江兵潰上發紹興富

平將軍張名振桑石浦以舟師扈上出海投肅虜伯

黃斌卿於舟山斌卿不納飄泊外洋保定伯毛有倫

扈張妃世子至定海為叛將張國柱劫去會永勝伯

鄭彩至舟山遂奉上入闕

十月丁酉上發舟山

十一月丙寅上次中左所即廈門時鄭芝龍方降北令彩

執上以降彩不可匿上而以南夷貌類上者服上冠

服居舟中，謂守者曰：苟事急，則縊死，以示之。北人挾芝龍去，乃已。芝龍之子鄭森，思文帝賜姓氏曰朱成，功不肯隨父，復建義於海上，而以中左所為營。然亦不欲奉上，改明年為隆武。三年，於是鄭彩奉上，改次長垣，以明年為魯監國。二年，海上遂有二朔。二年丁亥，正月癸卯朔，上在長垣，熊汝霖為相。辛未，上禡牙出師，提督楊耿、總兵鄭聯皆以兵來會。進鄭彩為建國公，張名振為定西侯，楊耿為固安伯，鄭聯為定遠伯，周瑞為閩安伯，周崔芝為平夷伯，阮進為蕩胡伯。

周崔芝復海口，以叅謀林篤舞總兵趙牧守之。

二月壬申朔，克海澄。明日，攻漳平，失利。又明日，北師救海澄，南師退入於海。丙子，克漳浦。以閩人洪有文為令，五日而陷，有文死之。

鄭西王某復建寧，其裨將王初復邵武，初營山中，取民間几桌數百張，每張懸火線數十炷，黑夜順流環城而過，守者謂初兵薄城，砲箭交下，遲明方知其偽，守者習之不疑。一日，初至，遂破。

四月，海口陷，林篤舞、趙牧皆死之。周崔芝兵退保火燒

六月攻漳州南師失利

七月上親征次長垣會鄭彩周瑞周崔芝阮進之師攻福州敗績

八月丙戌克連江

十月長樂永福閩清皆下羅源知縣朱丕承寧德知縣錢楷皆以城降

以馬思理為東閣大學士林正身戶部尚書錢肅樂兵部尚書沈宸荃工部尚書劉沂春右副都御史吳鍾巒通政使司通政使余賜左都御史林崑吏科給事中黃岳吏部考功司郎中

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弟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相公錢肅樂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舟中乎後世卒以正統歸之而况不為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主也以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涕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得書遂降

辛未鄧藩審理陳世身以一旅復安固援兵不繼被執罵賊而死

吏部文選司主事林空兵部左侍郎林汝翥攻福清兵

敗皆死之。望不避矢石。日暮敵衝其營。被殺。汝翁被執。北人欲降之。不屈。除夕服金屑死。初望於隆武朝。主銓政。曰。此潤色太平之事。願今日之所急耶。乃罷去。募兵數千人。為鄭芝龍所阻。不得志。復散兵入山。制棺一具。布衣一襲。書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聞上至而起兵。

禮部尚書兼通政司。吳鍾巒。申明職掌。言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計江湖游手之徒。則又假造符璽。販鬻官爵。偃卧邱園。而云聯師齊楚。保守妻子。而云聚兵數萬。請

加嚴核。募兵起義者。則當問其冊籍花名。原任職官者。則當辨其勅書劄付。上是之。

三年戊子正月丁酉朔。上在閩安鎮。

同安伯楊耿。大學士朱繼祚。攻興化。克之。興化分守道彭遇。颺故宏光時之御史也。令其守將出戰。而登陴立大明赤幟。守將不敢入。

癸丑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及義興侯鄭遵謙。汝霖票擬每右瑞而左彩。積恨之。已而鄭彩與遵謙交惡。上次閩安。從亡諸臣之室。俱保琅琦。李茂者。彩之裨將也。汝霖奴子與之爭口。元夕汝霖自上所歸。沐熊

鄭兩家籍瑱相問遺李茂以熊鄭合謀奔告汝霖遂
為所害彩以遵謙同姓弟畜之使領陸兵於牛田鄭
氏故以商舶為業遵謙強取二舶資萬計由此交惡
汝霖見殺遵謙復不秘其辭也彩乃詐扑部將吳輝
輝扶傷就謙求書投鴻連遵謙過輝船送之被擒輝
既擒遵謙而難於面之伏艙底不出謙呼曰汝鄭彩
廝養殺我豈出汝意而相避乎輝出遵謙乞隻雞孟
黍哭奠汝霖既畢蹈海死謙之妾金四姐者故倡也
嘗笞殺其婢王氏下于獄遵謙以千金出之遵謙死
金四姐束藁象彩每饋食斬象人以侑哭彩聞沉之

於海中

二月以錢肅樂為東閣大學士

北帥郭天才來降江西金聲桓遣天才援閩與巡撫佟

養勳有隙故降封為忠勤伯

三月興化陷吏科給事中林崑自縊興泉守道楊綦緋

衣坐堂上遇害

莆田陷大學士朱繼祚知縣都廷諫死之

永福陷兵科給事中郭正畿賦絕命詞投水死御史林

逢經亦投水死

長樂陷御史王思服毒妻李氏同死

建寧陷王初卷戰自焚死

上在閩中先後復三府一州一十七縣北調江廣兩浙之兵來救所復州縣皆陷至是僅留寧德福安二城六月戊戌大學士錢肅樂卒初涂登華以福寧州降鄭彩受之然福寧危而後安降由於劉中藻故幕府立為彩反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每不直彩聞之恨甚肅樂故有血疾亦念其恨也疾動而卒

十月大學士馬思理卒

以沈宸荃劉沂春為東閣大學士四年己丑正月辛酉朔上在沙堤

三月寧德陷

四月福安陷大學士劉中藻死之中藻在福安北師前後來攻所殺傷數千人北師乃循城十里掘濠樹柵圍之中藻不得出戰食盡為文自祭吞金死部將董世南等同死者數百人

六月召張名振復建跳所

七月壬戌上次建跳閩地盡陷鄭彩亦遂棄上而去名振逆之至浙從亡者為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兵部侍郎孫延齡左副都御史某兵部職方司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

瑛每日朝於水殿而吳鍾巒飄泊所至試其士之秀者入學率之見上襪衫巾條拜起秩
壬午北師圍建跳蕩胡伯阮進率其樓船數百至金鼓動天北師解去

封王朝先為平西伯朝先初同張國柱王之仁出海黃斌卿留之部下不任以事朝先故土司調征塞上累立戰功不肯鬱居間請循邊海至奉化之鹿頭四五月而聚兵數千邊海為之出賦

八月壬辰世子生

九月丁酉張名振阮進王朝先共殺黃斌卿建跳之食

阮進以百艘泊舟山告急斌卿不應亦不使人至建跳奔問守官於是合攻舟山斌卿與其二女赴水死

十月己巳上駐蹕舟山

劉沂春還閩以張肯堂為東閣大學士朱永佑吏部侍郎孫延齡戶部尚書

五年庚寅正月乙卯朔上在舟山

九月周瑞周崔芝樓船三百餘艘分屯温之三盤以為舟山犄角亡何瑞芝有隙上使武陵人胡明中往解之明中至三盤構之益甚瑞遂南依鄭彩芝亦北依阮進彩與朱成功爭中左所彩大敗泊沙埕具表請

援芝進既怨彩瑞而名振欲結歡於成功反擊破彩之餘兵

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六年辛卯正月己卯朔上在舟山

二月乙卯張名振殺王朝先當黃斌鄉之破也阮進叔其水師朝先叔其陸兵軍資甲仗一不以付名振嫌隙遂成鄭彩之敗名振與進因而墮之朝先又不與合是時朝先居守舟山名振治兵南田朝先不虞其見襲也士卒散遣民舍名振猝至朝先手格十數人而死

台州分守道耿應衡遣奸細入舟山託於日者謂上之祿命宜禳災星張名振設醮請上行香兵部即中某上疏爭之謂如此舉動使敵人聞之當曰行朝無人矣

北師會攻行朝松江張天祿出滌關金華馬進寶出海門而陳錦總督全師以出定海行朝聞之定西侯張名振英義伯阮駿扈上發舟山泊道頭

八月辛酉北人試舟海口南師以三舟突陣獲樓船一隻戰艦十餘截十一人而縱之

丙寅天大霧北師悉抵螺頭門守陣者方覺先是阮進

詣海門議和北欲誘之進以數船脫歸值北帥金礮
之舟進以火球投礮風轉蓬脚反擊進面創甚投水
北人刺取之安洋將軍劉世勳都督張名揚統兵五
百義勇數千背城力戰殺傷北師千餘

九月丙子城陷北人相謂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涇
縣江陰合舟山而三耳思文帝嘗聞涇縣江陰之以
守見屠也嘆曰吾家子孫遇此二縣三尺之童子亦
當哀而敬之大學士張肯堂蟒衣南面視其妾周氏
方氏姜氏璧姐子婦沈氏女孫茂猗皆縊死然後題
詩自縊禮部尚書吳鍾巒居普陀聞變曰吾從亡之

臣當死行在渡海入城別肯堂自縊於孔廟吏部侍
郎朱永佑被執北帥令剃髮活之永佑曰吾髮可削
何待今日砍其脅死僕負屍出城流血沾衣僕哭曰
主生前好潔今無知耶血遂止兵部尚書李向中居
舟山城外北帥構得之向中哀經翔武殺之通政使
鄭遵儉兵科給事中董志寧兵部郎中朱養時戶部
主事林瑛江用楫禮部主事董元兵部主事李開國
朱萬年領珍工部主事碩宗堯中書舍人蘇兆人安
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工部所正戴仲明錦
衣衛指揮王朝相內監太監劉朝定西叅謀碩明楫

諸生林世英皆死之

七年壬辰正月癸酉朔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

兵部左侍郎張煌言扈上至中左所尋居金門沈宸

荃艤舟南日山遭風失維不知所之

八年癸巳正月戊辰朔上在金門

三月上自去監國號

丁酉三月上在南澳

己亥六月上遣官祭故光祿寺卿陳士京後聞魯王為鄭成功沉之

中海

史臣曰上自浙河失守以後雖復郡邑而以海水

為金湯舟楫為宮殿陸處者惟舟山二年耳海舶
中最苦為水侵晨洗沐不過一盞艙大周身穴而
下兩人側卧仍蓋所下之穴無異處於棺中也御
舟稍大名河船其頂即為朝房諸臣議事在烏落
日狂濤君臣相對亂礁窮島衣冠聚談是故金鰲
橋火零丁飄絮未罄其形容也有天下者以茲亡
國之慘圖之殿壁可以得師矣

行朝錄卷之五

永歷紀年

永歷皇帝諱由榔端王常瀛第二子也神宗之孫崇禎

十七年甲申十一月端王薨

隆武元年乙酉封上為桂王其詔有天下者王之天下

語福京不守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以

二年丙戌十月初九日奉上監國於肇慶府十八日

即帝位改明年為永歷元年

追崇端王為端皇帝上太妃尊號王氏曰孝正皇太后

馬氏曰慈寧皇太后立妃王氏為皇后

加丁魁楚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瞿式耜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封潯梧總兵李明忠武靖伯
時紹武建號於廣州遣兵爭三水式耜署兵部事出禦之總督林佳鼎率舟師輕進敗沒於峽口報至肇慶百官皆逃竄上亦奔梧州皇太后賢明通書史固辭羣臣不欲令其子稱帝至是召科道李用楫程源葵進士江等詰責之已知閣部師全諸臣皆伏地請罪奉上再下肇慶然地勢單弱人心震動乃遣靖江伯廠雲從扈三宮之桂林

十二月十五日北兵破廣州二十五日事聞上駕小舟

航上西峽

永歷元年丁亥正月癸卯朔上駐蹕梧州知府陸世康

為上集後夫北浚府江丁魁楚棄上走岑溪大學士

李永茂丁丑進士永城人晏日曙壬子舉人新喻人太僕田

荪等走博白李周楫先差交跡瞿式耜妾媵衆多逗

遛梧江惟左都御史王化澄甲戌進士金溪人戶部

尚書吳炳翰林方以智庚辰進士桐城人文選郎中吳貞毓

癸未進士給事中唐鉞御史程源中書吳其雷洪士

彭掌錦衣事馬吉翔扈蹕

二月上至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為東閣大學士

北師李成棟盡銳而西直抵平樂桂林震動有俞龍者
故江上盜也萬餘眾出沒甘竹灘廣州之隘建義者
多從之其勢益振是月焚北船百餘于東莞遂突廣
州北撫佟養甲堅壁不出檄成棟還師禦之

三月瞿式耜自梧江至議上幸武岡州而自留守桂林
加式耜太保中極殿大學士封臨桂伯

方以智棄妻子入山為僧以智為僧在庚寅冬兩粵再
破時也法名宏智號無可此

時入天
雷苗耳

上發桂林以王化澄吳炳典閣務

兵部右侍郎張家玉癸未進士東莞人舉人韓如璜建義攻東

莞北令鄭霖開門以應李成棟率水陸師至家玉棄
城以舟師屯杜榕村近新安北令走家玉令諸生

陳大赤領縣事

兵科給事中陳邦彥亦建義於高明使其門人馬應房
以舟師圍順德李成棟敗余龍於黃連應房迎戰死

之

四月上至武岡州

以嚴起恒為東閣大學士辛未進士紹興人
原任蘄州副使

河南湖廣流寇曹志連王朝俊等數十人來歸悉賜五

等爵晉何騰蛟天啟辛酉舉人楚巡撫總制世襲定興侯駐

衡州堵允錫丁丑進士巡撫駐長沙聲勢頗振

張家玉使張元營陳瑞圖拜表於上進家玉兵部尚書

提督嶺東軍務右副都御史

北兵破杜樗村韓如璜死之家玉引兵入新安李成棟

圍新安家玉棄城間道走博羅

七月大學士陳子壯萬歷己未探花廣東南海人建義於九江却與

陳邦彥攻廣州不克先是邦彥結降北廣州衛指揮

楊可觀楊景燁為內應又收花山盜三千人偽降北

以守東門約以是月之七日三鼓內外並起而子壯

先期以五日舟師薄城謀洩佟養甲捕楊可觀等誅

之并誅花山盜之守東門者時城內兵力單弱養甲

登城見旌旗蔽江嘆曰其死於是乎左右曰與坐而

死毋寧為戰死養甲奮勇出戰發已礮以擊陳舟

遂退北風大作養甲乘風追之子壯大敗于白鵞潭

李成棟亦自新安至子壯退保九江村又棄九江入

高明與監軍道麥而炫知縣朱實蓮嬰城固守邦彥

亦退會清遠指揮白曹燦反正迎邦彥邦彥帥師赴

之張家玉破博羅

八月二十四日北兵逼行在先是楚鎮劉成允用迎鑾

功封安國公與中人王坤交關迫脅主上皇太后刺

血寫詔名駐劄古泥商邱伯侯性入衛侯性時挂古
耳上自武岡踉蹌過古泥官眷衣食皆乏絕性聞之
往來迎駕供給救辦上及三官服御及宮人衣被一
切皆備三官德之乃口授性遣部將謝復榮奉上及
商邱伯後又晉性祥符侯性遣部將謝復榮奉上及
三官斬關出承兌引兵追躡相距三里復榮請上疾
馳而身自斷後抵死力戰與其卒五百人俱死王家
堡上徒步二十里體重足疲不能前危在頃刻會侯
性率兵奄至請上御小轎先發性陣峽口承兌引兵
去夜宿羅家店上已兩日不食越五日抵古泥晉性
祥符侯

李成棟用四姓賊鄭昌等為導至高明城外殺朱實蓮

於南門樓陳子壯麥而炫被執

二十七日李成棟圍博羅穴城置砲轟發之雞鳴城陷

張家玉走增城圍之

九月十日李成棟救增城家玉扎三營於城外成棟令
杜永和閻可義分攻之城內亦突圍出戰將士死數
千人無降者火藥盡家玉乃與諸將痛飲夜投濠水
而死成棟又以水陸二萬爭清遠城破陳邦彥猶率
兵巷戰力屈赴水北兵出之檻送廣州陳子壯至廣
州臨刑罵不絕口麥而炫從死是日佟養甲命何吾
驍黃士俊李覺斯葉延祥王應華伍瑞隆閔捷先陳

傑等觀之、養甲問諸公、畏否、皆鞠躬曰、畏、亦有改容
說曰、真忠臣、真忠臣、又數日、而陳邦彥及總兵曹天
竒至、亦罵而死、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事雖不成、然
牽制李成棟、使不得西上、而翠華得以苟安、桂林武
岡之間者、三人之力也、
十一月上、至象州、欲幸南寧、為新興伯焦璉亂兵所阻、
復返桂林、百官幾欲散去、大學士嚴起恒、吏部左侍
郎吳貞毓、以間道扈三宮入南寧、
十二月上、至桂林、靖江王亨歡迎上、而泣、瞿式耜、嚴起
恒為相、

賊將郝搖旗降於督師何騰蛟、封永城伯、賜名永忠、避
北師、從衡州、奔桂林、欲入城、式耜拒之、
永歷二年戊子正月丁酉朔、上在桂林、
二月二十三日、夜、郝永忠斬關而入、劫上於寢、裸、體置
之城外、綑縛百官、掠其財貨而去、馬吉翔為上具袍
服、襪、被而行、

三月十日上至南寧、扈蹕者、大學士嚴起恒、馬吉翔、兵
部尚書蕭琦、給事中吳其雷、洪士彭、許兆進、尹三聘
等七人耳、
柳潯二府為慶國公陳邦傳所據、不負賦稅、行朝資用

之絕大學士嚴起恒乃署吏部開選於邕城二十四
土州擯榔藍客樂戶皆列官籍

四月乙未皇子生

十日李成棟以廣東反正遣洪天權

丁丑進士歙縣人
原任湖廣驛監道

潘曾緯

辛未進士
漢陽人

李綺三人齎奏請駕幸肇慶成棟

在北有大功而受佟養甲節制心不能平故所收兩
廣印信不下五千顆獨取總督印藏之一爰嚴揣知
其意勸之舉事成棟撫几曰如松江百口何成棟嘗
帥松江其孥帑在焉妾曰我敢獨富貴乎請先死君
前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成棟哭曰我乃不及一婦

人密與布政使袁彭年僉事張調鼎謀之輦金十萬
賂要人以取孥帑之在松江者事將發而金聲桓以
南昌變聲桓逆流以攻贛州贛帥高進庫故與平伯
高傑兄子也求援於粵佟養甲命成棟往布政移餉
八萬兩成棟逼餉彭年故不發由是得以為辭時歲
大旱群盜滿山成棟陰結其渠魁謂養甲曰贛旦暮
亡粵又寇深如此嶺外斷不可保彼聲言復衣冠三
字耳盍姑許之以靖亂乎養甲計猶豫未有所決成
棟故令群盜逼城下呼聲動天以怵之養甲出示安
民成棟請權停順治年號養甲乃於榜尾但書甲子

成棟既得此榜而已所出示直書永歷二年養甲見之愕然業已無可如何兩司官諷養甲以印授成棟成棟下令兵民解辦而以所藏印表文上之詔封養甲襄平伯兵工二部尚書成棟惠國公袁彭年為左都御史

金聲桓藏表佛經中亦遣使至聲桓故左良王之部曲隨良王子夢庚降附俾守江西督撫以其降將輕之從之取賂不得聲桓私居嘗改胡服督撫因言前朝舊將皆不可用聲桓使人竄之中途得其書置酒召巡撫以書示之即於座間殺巡撫而反詔封聲桓豫

國公兼兵部尚書

遣吳貞毓以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使李成棟

自兩省反正士人輻輳而至王化澄復相朱天麟

崑山為東閣大學士晏清已未進士黃岡人為吏部

尚書張鳳翼兵科兼翰林院張佐宸文選司郎中黃

雲衮行人潘駿觀兵部主事龐天壽掌司禮監曾經

出任僉曰迎鑾游手白丁詭稱原任六曹閒署數間

添注幾滿此外更有白劄部劄欽劄者皇帝用

寶劄官不涉吏兵二部下廣之費大畧皆出諸此

八月癸巳朔上至肇慶李成棟迎於百里外儲黃金千

兩白金十萬及綵紵以備賞賚政無巨細受成于成棟

詔贈陳子壯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番禺侯謚文忠

張家玉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增城侯謚

文烈陳邦彥兵部尚書謚忠愍

十月十日佟養甲代祭興陵帝陵上令李元允磔之江

中養甲密表於北成棟搜得之

十二月成棟率師出南安面奏南雄以下事諸臣任之

庚關以外事臣獨之

當是時朝臣各有黨與自廣州來者吏部侍郎洪天擢

大理寺卿潘曾緯學道李綺三人為李兵部尚書曹

燁辛未進士歙縣人工部尚書耿獻忠通政使司毛毓祥丁

進士武為一黨自廣西來者嚴起恒王化澄朱天麟

王輔臣吏部尚書晏清侍郎吳貞毓給事中吳其雷

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許兆進張起等為一黨自各

路來者左副都御史劉湘客禮部尚書劉憬吏科都

給事中丁時魁兵科都給事中金堡戶科都給事中

蒙正發禮科都給事中李用楫吏部文選司郎中施

以敬光祿寺卿陸世康太僕寺卿馬元禮部儀制司

郎中徐世儀為一黨翰林陳世傑驗封司郎中吳以

進給事中李貞御史高賚明太僕寺少卿楊邦翰職
方司郎中唐元楫以廣東人又為一黨然行朝之權
盡歸於李元允元允本姓賈為成棟義子以守舍留
肇慶朝士爭趨其門其尤甚者謂之五虎袁彭年為
虎頭丁時魁為虎尾蒙正發為虎矢劉湘容為虎皮
錢謙益薦舉劉湘容金堡為虎牙廣東一省大小官員非奉成
棟咨不得擅除桂林平樂則瞿式耜為政慶遠柳州
則焦連為政潯南思大則陳邦傳為政而通政司上
疏陳乞職者猶日以千計內閣票擬只有着議具奏
四字選司掌銓亦無出選之地徒有空名而已

永歷三年己丑正月庚申朔上在肇慶
十三日大學士朱天麟罷陳邦傳故潯梧叅將也冒功
封富川伯又以迎駕封思恩侯李成棟反正先疏入
告進爵慶國公官其子曾禹至右副都御史駕過潯
州邦傳挽留月餘求守潯州如瞿閣部故事上不許
許以居潯梧而致賄於誥勅中書張益光使以守字
易居字為言者追改然邦傳進疏則直稱世守富李
成棟未反正時邦傳潛通降表以故為成棟所輕兵
科給事中金堡承風旨劾之邦傳辯疏皇上蒙塵二
年並無一衛兩衙門何今日議論紛々若是以臣為

無兵無將請即遣金堡為臣監軍以觀臣十萬鐵騎
天麟票擬金堡從來朕亦未悉着即會議了時魁堡
之黨人也怒曰堡論邦傳請即監紀堡又論却永忠
若請其頭亦與之耶率科道官十六人直入丹墀大
聲疾呼繳印於內閣上方燕語聞變震驚翻茶沾服
急諭諸臣照舊供職天麟即日罷相然天麟但言會
議固未嘗出金堡于邦傳也第金堡往日臨清受官
於李賊發其從來是所深忌耳

二十八日起舊輔黃士俊何吾駟入直

三月七日李成棟何騰蛟敗問至當金聲桓之反正南

都震動乘流而下鮮不克矣乃為聲桓之謀者以寧
庶人失策于一往使新建伯淖制其後故聲桓兵先
贛州贛帥高進庫謂之曰吾不動以待汝汝得南都
則吾以贛下聲桓不聽急攻之久之而各省援師集
於南昌李成棟方欲夾攻贛州聲桓之攻贛者首尾
牽制失利而返高進庫以方勝之師還拒成棟成棟
退走信豐兵潰不可制成棟斷後策馬渡河馬不勝
甲而沉兵部尚書張調鼎監軍道姚生文俱死於亂
兵成棟死而金聲桓亦亡

何騰蛟開府於長沙之湘潭縣湖南北列十三鎮多以

降將為之時叛時服騰蛟仁愛有餘而雄斷不足諸將跋扈不用命北兵至湘潭不守遂見執被害于大步橋下

詔贈何騰蛟湘中王李成棟寧夏王進李元允車騎將軍封南陽伯

四月孫可望遣龔鼎

癸未麻吉士永昌人

獻南金名馬移書求親

王名號初張獻忠伏誅其勁旅尚有四部曰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皆去獻忠偽號自稱將軍可望平東定國安西文秀撫南能奇定國而奉黔國公沐天波以討定諸夷可望年差長又稍知文墨故位

第一定國以能次之文秀與能奇又次之然寔等夷

無統屬已而能奇死其將馮雙禮主其營事可望籠

之以術既兼兩部浸之欲自大當諸軍之從貴陽入

滇也貴州不置一守有皮熊者以其軍入之報稱恢

復黔省進爵貴國公駐平越大學士王應熊還自京

師開幕府於遵義有王祥者為所委任應熊死而祥

據遵義亦進爵至忠國公各疏告行在言今之入滇

者為張賊餘孽名雖向正事豈草心朝廷毋為所惑

然兩帥接壤時相構釁亦不能有所効力及滇師至

朝廷以為不可不行封賞金堡言祖制無異姓封王

者于是遣武康伯胡執恭以侯爵往封執恭者紹興人私計滇兵強甚且欲自結於孫可望謂春秋之義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乃矯詔封可望為秦王可望亦知其偽具疏辭金堡蒙正發皆劾執恭罔上朝議大譁然不可但已乃改封荆郡王賜之國姓曰朱朝宗定國曰李如靖文秀曰劉若琦而可望終莫秦王言臣惟一意辦賊成功之日始敢議及封爵耳定國文秀亦辭賜名可望雖不受爵然已張皇其稱土司之懾服軍威者進修貢獻已做親王禮行事沐天波亦謙讓不敢以公爵均敵滇

土畧定而北師下沉張先壁侯天爵退師黔境可望遣許世臣詣行在請出師陳義慷慨有為上言者曰不若賜之璽書直云皇帝致書秦王則前此葛藤斬斷方可使之盡瘁也上從之可望即具疏謝恩

五月四日慈寧皇太后垂簾召何吾騶金堡為之解釋先是正月堡叅吾騶謂與司禮監夏國祥此呼彼應有若桴鼓皇太后恐吾騶不安其位故解之

六月左都御史袁彭年去位彭年生母死不肯丁憂慈

寧皇太后以祖制所無不許

七月李賊部曲之降于何騰蛟也李過

號一賜名李赤

心封為興國公高必正封為鄖國公營名忠貞騰蛟
死為大學士堵允錫所撫湖南北既失赤心等由柳
桂徑趨梧州欲入廣東允錫力主其議李元允曰我
輩做韃子時公不來復廣東今反正後乃來爭廣東
乎皇上在此他來何為允錫語塞而止
八月黃士俊何吾驪罷時臺諫橫甚金堡等以李元允
為東援瞿式耜為西援嚴起恒為內援焦漣為外援
朝政一手握定動輒白簡政府惴々充任疏未上先
商票擬政府置府簿以待之任其改削二輔入直以
來彈章盈篋至是罷歸

九月嚴起恒獨相

是年封朱成功為延平王閩海始用永歷年號

永歷四年庚寅正月乙卯朔上在肇慶

北兵破南雄七日報至百官爭竄家丁沿途殺人

九日上登舟十三日解維李元允留守肇慶

二月甲申朔上至梧州駐蹕水殿

戶部尚書吳貞毓詹事府禮部右侍郎郭之奇兵部左
侍郎程源右侍郎萬翱禮部都給事中李用楫戶科
右給事中張孝起吏科給事中朱士鯤戶科給事中
李日煒御史朱統錡王命來陳光允彭佺合疏論袁

彭年金堡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容罪奉旨彭年反正
有功免議餘下錦衣獄五顯廟掌衛事張鳴鳳鞠之
嚴起恒請對於水殿不得入復率諸臣伏沙灘求免
刑程源立舟側揚言曰金堡即昌宗之寵方新仁傑
之袍何在兩語便當萬死其達聲慈寧舟中益堡嘗駁
御史呂爾璵奉旨疏有云臣何人也爾璵何人也以
仁傑之袍賭昌宗之表志士猶為快。碩肆言無忌
也獄具堡邊遠時魁附近各充軍終身湘容正發徒
三年各贖上登位三年至是始見聲色
上上憂東事急調鄖國公高必正赴援五月十三日高

必正與興平侯黨守素率兵自梧州來朝李元允亦
自肇慶來時嚴起恒已去三帥請手勅往平浪追還
慈寧皇太皇垂簾召三帥賜對元允伏地請死曰金
堡等非臣私人果有罪皇上何不處之於端州今若
此是臣與堡等為黨也向以封疆急不敢請罪今事
稍定請正臣罪上慰勉再三曰卿大忠大孝朕不疑
卿元允曰皇上既不疑臣何故以處四臣之故賜臣
勅書令臣安心辦事乎皇太后曰卿莫認金堡等是
好人卿如此忠孝他却謗御謀反元允曰說臣謀反
遂是有本遂是面奏遂是傳言上不答必正曰皇上

重處堡等是也但處堡等之人不如堡等處堡等之
後亦無勝於堡等之事皇太后曰只滇封一事豈非
金堡誤國諸臣皆不敢對
孫可望自賜璽書之後儼然親藩體統凡諸軍悉曰行
營設立護衛曰駕前軍自稱曰孤曰不穀文書下行
曰秦書令旨各官上書曰啟稱李定國劉文秀曰弟
安西李弟撫南劉其下稱之皆曰國主皮熊在黔畏
其相逼遣官李之華通好稱盟可望致書貴爵坐擁
貔貅戰則可以推堅銳守則足以資保障獨是不肖
有司罔知邦本征派日煩民生日蹙黔中乃兵出之

途寧有救災卹鄰之念以為假道長發之舉若滇若
黔總屬朝廷封疆留守留兵無非綢繆糧糗惟欲與
行在聲息相通何可有一毫私意於其間若祇以一
盟了局為燕雀處堂之計非不穀所望於君子矣熊
得書愈懼避之苗寨黔中院司道官會請前軍都督
白文選入省可望下教安定之遂下平越收其軍令
所屬文武呈繳濫劄武職加授總制參遊文職加授
監軍督餉部卿僉憲蔡行裁革
王祥為合六七萬分為三十六鎮與滇兵一戰於烏江
河而大潰走死真州遂下遵義

九月北師孔有德將攻桂林諸將望風而遁城陷大學士瞿式耜兵部侍郎張同敞不屈死之

十月瞿式耜遺表至云本月五日開國公趙印選傳塘報知巖關已陷在城衛國公胡一清寧遠伯王永祚綏寧伯蒲繆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俱遁城中一空酉刻督臣張同敞從江東泗水過江至臣寓臣謂同敞子無留守之責可以去同敞正色曰死則俱死耳即於是夜明燈正襟而坐六日夜刻噪聲始至靖江府前再一刻直至臣寓臣與同敞危坐中堂不動忽數騎持弓刀突至執臣與同敞而去時大雨

如注臣與同敞從沅淖中行至則孔有德已坐王府靖江父子亦以守國未曾出城業已移置別室臣等見有德不拜有德亦不强以溫言論臣等降臣與同敞曰吾二人已辦一死於爾兵未至之前正以死於一室不若死於大庭耳明日被害當被執之時式耜欲入與妻訣同敞牽臂止之曰徒亂人意耳遂行廣州亦先四日為北師尚可喜所破上登舟幸潯而陳邦傳叛上初過潯邦傳留之月餘欲挾之以自重至是乃謀劫駕

十二月上舟衝雨而過不及發百官鹵簿之舟在後者

邦傳劫之文武墜水死者董英許玉鳳潘駿觀邦傳
以上鹵簿僭陳營中

十六日上幸潯州戶部侍郎陳圭來迎

二十八日駐蹕南寧

永歷五年辛卯正月乙酉朔上在南寧升殿受朝賀

十日記太廟

詔東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尚書文安之督師經畧楚

豫賜上方劍便宜行事

二月孫可望遣滅虜將軍賀九儀總兵朱養思張明思

張勝等入衛

楚雄道楊畏知自滇中來朝詔進東閣大學士入直辦

事

張勝殺嚴起恒以吳貞毓為東閣大學士

三月三宮上田州二十五日賀九儀修行宮為上駐蹕

四月朔祀太廟

十二日慈寧皇太后馬氏崩於田州十四日訃聞十七

日成服二十三日奉安靈於慈寧宮喪禮以日易月

五月十八日勅鴻臚寺頃以大行慈寧莊翼康聖皇太

后喪憂戚之中不遑視政今值服除當面與輔臣商

決政事兼行日講該寺即傳工部修中極殿翰林院

舉堪任日講記注員名以二十七日舉行
六月上患足疾
七月朔祀太廟十五日中元遙祭祖陵
十八日葬慈寧皇太后於兩江之宗邨山
二十五日陳邦傳引北兵入寇上欲移蹕羣臣以兩江
黃茅瘴癘秋甚於夏宜俟霜降後乞之
賀九儀出師柳慶

九月梧州來賓遷江告急二十八日上登舟

十月初七日上幸新寧

十一月李元允等迎駕請幸防城不許

十二月北師犯邊江逼賓州

五日幸瀨灘

七日南寧陷太僕寺少卿丁元相戶部員外郎楊禹甸
死之

上登陸焚舟楫踉蹌失次扈蹕官員相失將至鎮安會
孫可望遣師討皈朝叛夷總兵高文貴黑邦俊狄三
品等相率扈蹕

永歷六年壬辰正月癸酉朔上野次三日至皈朝十一
日發皈朝十二日次富川十三日次沙斗十四日次
西洋江十五日次寶月閏十六日至廣南

孫可望遣總兵王爰秀迎駕上言臣以行在僻處孤粵
再次迎請未奉允行然預慮聖駕必有移易之日所
以先遣各營兵馬肅清夷氛道路無礙廣南雖云內
地然界鄰交趾尚恐夷情叵測臣再思維唯安隆所
隸貴州滇黔粵三省會區域郭堅固行宮修葺一切
普安州糧儲可以朝發夕至莫此為宜上是之益可望兩三
年內既定滇中又復經營黔土至此已有成緒二十
五日上發廣南次童卜二十七日次晒利二十七日
次鼎貴二十八日次加浦二十九日次那羊三十日
次侄堂二月癸卯朔次呼馬二日次扁牙三日次板

屯四日次板橋五日次尚沙六日至安隆為安龍府

九月遣太常寺少卿吳之後費璽書至滇

五月孫可望分道出師李定國下楚征虜將軍馮雙禮
副之劉文秀入蜀討虜將軍王復呂副之以楚地攻
戰尤急選兵俱隸定國

七月四日定國率諸軍克桂林北師定南王孔有德赴
火死俘其子庭訓及叛將陳邦傅及其子陳師禹戮
邦傅剥其皮可望殺人剥皮者甚衆駐軍武岡馮雙禮駐軍寶
慶沅靖屢捷大師可乘勝南下而虞有德之躡其後
於是令武岡諸營出新寧寶慶諸營出祁陽合趨全

州分遣西勝營張勝鐵騎右營郭有名率精兵由西
延大埠頭便道取巖關巖關者所由入桂林之要也
征虜將軍馮雙禮更遣前軍都督高承恩鐵騎前營
王會武安營陳國能天威營高文貴坐營新統武合
兵八萬先進兵至驛湖猝遇北騎萬餘南師迎戰斬
其驍將李四北師遂奔南師遂薄全州定國統右軍
都督王之邦金吾營劉之講左協營吳子聖武英營
廖魚標鐵騎左營卜寧合兵十萬繼進聞驛湖捷報
傳令全州曰無急攻懼其奔逸并力于桂林也令未
至而全州已下定國軍過全城令急過無入馮雙禮

率諸軍亦出城合進是時張勝郭有名已至巖關與
大軍相距十里約曰敵至則舉砲傳警毋下關須臾
軍至始戰薄暮聞砲諸軍疑赴之定國曰無庸俟之
寂然蓋有德聞驛湖之敗遣衆數萬馳救全州不意
南師已營關上會日且暮退去明日北師至關張勝
等傳砲大軍蓐食而前戰於關下北師銳甚象饋歸
定國斬馭象者諸軍奮勇前進象亦突陣北師大潰
斬戮不可勝計天大雷雨橫尸遍野追及于大榕江
有德急入桂林閉城而守大軍三日而至城下守陣
者皆潰大軍援梯畢登定國下令屯城上有德奔入

府中悵然無一言久之曰已矣其妻曰毋慮我不死
乃囑一媪携其幼子避曰苟得脫度為沙彌無效乃
父作賊一生下場乃有今日耳自縊妾亦縊有德乃
放火自刎撮火中

方捷書之發自桂林也其人窮日夜易馬而奔既至貴
陽直入殿墀下馬而息僅續卧地不能起探其懷中
捷書灌以湯藥久之乃甦于是大宴三日疏請封典
始議犒師銀八萬兩已損之六萬已又損之四萬蓋
數軍之入楚與蜀也獨駕前軍可望護衛皆不發駕
前軍固選鋒聞桂林之捷皆生如心曰北本易殺我

輩獨未得一當耳數日後定國上虜獲惟孔有德金
印金冊人參數相所報官庫財物估價十一萬餘遂
有媒蘖其市恩諸軍者往來使命不絕又多增飾喜
怒其間冊封之事行之稍緩

北帥敬謹親王入衡州兵號十萬定國計分其師遣前
將軍張虎取辰州北人分兵往救定國身當衡之遇
之河上始戰少却北乘勝追奔南人奇兵間道以搗
中堅遂躡名王十一月二十三日則又傳是日戰斬
敵如屠犬豕不暇耳駕前軍聞之益輕言北兵不
足滅遂議明年春秦王親出師云

劉文秀之入蜀也善撫卹軍士蜀人聞大軍至多響應於是重慶叙州諸府縣次第皆復吳三桂迎戰輒敗歛軍以奔趨保寧南師追躡其後惟恐失敵討虜將軍王復臣曰不可我師驕矣而彼方致死以驕兵當死寇能無失乎諸軍多不然之至保寧復臣又曰毋圍城圍則師分而弱不從張先璧軍其西南先璧號張黑神軍容耀日然未經大敵三桂登城望之曰獨是軍可襲乃開門出精騎犯其壘果驚潰轉戰而南值討虜營討虜為潰軍所擾又間以水勢不復支北人乘勝奮擊之復臣手斬數人環之者益衆乃曰

大丈夫不生擒名王豈可為敵所奪遂以刀自刎北皆驚歎以為烈士文秀撤圍而退三桂不敢追曰生平未見如此勁敵特欠一着耳益如復臣所云也報至帝下令曰不聽謀損大將劉撫南罪應誅念有復城功罷其職閑住文秀歸雲南諸軍或分守蜀隘或調征楚省所從者不過百餘人而已是年李元允往海內招集散亡至欽州為土兵王勝堂所劫械送廣州不屈而死投屍江中

永歷七年癸巳正月戊辰朔上在安龍府先是孫可望題請封李定國為西寧郡王兼行軍都招

討馮璜禮為興國侯奉聖旨所稱封爵事宜依議行
於是造設儀衛遣檢討方于寅中書楊惺先賚軍萬
金行有日矣是時訛言繁興有傳李定國涕不悅者
曰吾奈何受郡王封當亦如國主有傳諸營偶語者
曰秦王下長沙即改年號受禪讓而以處劉文秀太
過咸曰大功未行厚賞偶敗則膺嚴罰吾等如何苦
捐性命又以殺楊畏知立儀注駕前之奉使者多恣
睢不法而言之者多獲誅從此内外文武咸怨軍心
漸渙不樂為可望用者眾矣楊畏知者陝人為楚雄
道好言王霸之畧故為可望所重及朝行在於南寧

上以孫氏之故相之而孫氏反疑其二心於己歸黔
以後所言多不從畏知乃佯狂以示不為孫氏所用
又時醉罵其駕前人可望欲脅之使改命從軍法
逆知必有諫者迨諫者入而駕前軍已提其頭至矣
可望恨曰楊公死我桓文事不成矣儀注者武爵隆
殺體統可望欲以自大其故時等夷者多怨之曰天
下尚未定奈何為此

是月孫可望出師慨然有經畧中原之志其封李定國
者詔使已出黔境復追還之曰孤今出師入楚當面
會安西大慶晏親奉皇上勅以光寵之而眾益交相

論歎以為此真項羽之利刻吝封賞也至有為定國慮者曰此偽遊雲夢計耳定國涕泣謂其下曰不幸少陷軍中備嘗夷險思欲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斬名王奏大捷而猜疑四起且我與劉撫南同起雲南戰功具在一旦誑誤輒廢棄於我忌害當必尤甚我妻子俱在雲南我豈得已而奔哉諸營聞之有引軍從之者其不能從者亦咨嗟太息而已

李定國又為書以謝可望可望不意其奔也悵然久之欲止軍東下然業已督師在道又信駕前言敵殊易

殺親履行間欲大立功以服衆心耳諜知敵屯四路口遂欲襲擊之令于軍中曰凡獲敵馬者悉給之時方四月陰雨連延行三日至四路口敵驚欲潰南軍殊易之甫斬數人便掠其馬敵晚軍亂還而搏戰南軍已不成列退保尚口可望亦念定國既去諸軍有乘是圖之者既不敢嚴督諸軍前戰諸軍亦以駕前軍奮欲立功不願與併力凡長沙所已復府縣給印諸官悉撤回楚事大變矣

八月始有言當招李定國者南寧鎮朱養恩言之尤切可望終忘定國乃與其下謀起劉文秀文秀聞之單

騎入黔私見於可望言已無才不願圖富貴可望強
之疏請為大招討仍密遣之還滇

永歷八年甲午正月壬辰上在安龍府

改雲南省為雲興辰州為沅興府沅州為黔興府

詔以劉文秀為大招討都督諸軍出師東伐

三月二十六日孫可望殺大學士吳貞毓以下十八

人內武臣一人上以久不得出與貞毓等謀私以手

勅通李定國今之來時左右前後莫非為可望耳目

者馬吉翔發其事窮治撰文何人用寶何人奉使何

人上亦震驚者數日

四月劉文秀至黔可望祭旗纛畢執爵授文秀文秀言

某伏願皇上洪福國主威畧諸將士智勇庶幾一日

克敵恢復中原若某下劣誠恐不勝

五月七日孫可望以軍出按沅靖諸營徧觀險隘勞恤

軍吏十日而畢

七月捧吉由平越進屯於天柱

永歷九年乙未正月丙戌朔上在安龍府

封李定國為晉王劉文秀蜀王

永歷十年丙申正月庚辰朔上在安龍府

孫可望將謀劫駕出降李定國舉兵敗之奉上駐蹕雲

南改為滇都

永歷十一年丁酉正月甲辰朔上在滇都

議開緬甸為省以元江土府為總督不果

永歷十二年戊戌正月戊戌朔上在滇都

遣使賚璽書從安南出海至延平王朱成功營授張煌

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其餘除授有差徐孚

遠隨使入覲由交趾入安龍交趾要其行礼不聽不

得過孚遠遂仍返廈門

十月雲南屬府告急

十二月十五日上發滇都時李定國出禦北師請上隨

路避兵

永歷十三年己亥正月癸巳朔上野次四日駐蹕永昌

閏正月十五日上發永昌將入緬時文武官尚四百餘

人兵士數千人十八日次騰越二十日發騰越二十

四日遙傳兵至閔三十日次蠻漠出輝赫計入緬

二月壬辰朔次河口水陸分行上以外從舟者六百四

十二人從陸者馬九百四十餘匹

十八日上次井梗緬人止之不聽前進

二十四日緬王請大臣問故上遣馬雄飛即昌時賚勅

書往緬王發神宗勅書對交不同疑其為偽及見沐

國公印信之蓋緬國自萬歷二十二年請救不許遂
絕朝貢故所知惟神宗故事也當是時李定國已遣
白文選率兵迎駕至哩哇城下距駐蹕五六十里為
緬人隔絕不相聞文選亦拔營而去

三月十七日自沙河口分路陸行者至哩哇對河離城
五六里下營緬人疑其奪國率兵出戰殺傷多人餘
乃散居却落通政使朱蘊金中軍姜承德自縊死
五月四日緬王具龍舟鼓樂遣人迎上五日止發井梗
七日至哩哇城下次於對河八日駐蹕者梗距城五
十里草殿數十間編竹為城宿衛數百人各官自架

竹木以寓

八月十三日緬王請黔國公沐天波往緬人以八月十
五日諸蠻來貢使黔國以呂禮見誇耀於諸蠻

九月十九日緬人貢新穀

十月戊子朔頒歷于緬

永歷十四年庚子正月丁巳朔上在緬甸

上日欲出緬幸李定國營定國恐以兵來則緬人致難
于上而在上左右者則又皆偷安無智之徒以此音
塵不屬

九月定國迎駕屯於近地奏云前後三十餘本不知曾

到與否今與緬王約何地交割上以答勅付緬人定
國侯久無消息復拔營去

是時士君子皆散亡所從惟闕冗一二輩馬吉翔為大
學士與司禮監李國泰相為唇齒惟恐定國之至于
是牢籠文武凡欲某職某銜者俱稱門生吉翔國泰
合奏大臣三日不能舉火上怒以皇帝之璽投之吉
翔國泰即推碎分給御史任國璽講東宮開講進宋
末賢奸利害書上覽一日國泰惡而去之

永歷十五年辛丑正月辛未朔上在緬甸
二月二十八日羣昌王白文選密遣緬人賫本至云不

敢速進者恐有害必要緬王送出為上策數日後距
行在六七十里架浮橋將渡不果

三月有欲殺馬吉翔李國泰奉東宮而出者事覺被害
五月馬吉翔李國泰進宮講書御史任國璽言上年請
開講則遷延不行今日勢如累卵禍急燈眉不思出
險而託言講貫夫日講經筵必須科道侍班議軍情
則有皇親沐國豈翔泰二人之私事哉奉旨着任國
璽獻出險策國璽言能主入緬必能主出緬今日事
勢如此乃卸肩於建言之人乎

太常寺博士鄧居詔禮部主客司主事王祖望各劾翔

泰不省

又傳禮部侍郎楊在講書賜坐在以東宮典璽李崇貴侍立不敢就坐上并賜崇貴坐崇貴曰雖在亂離不敢廢禮今日雖蒙上賜後日將謂臣欺幼主每講崇貴出外講畢而入一日東宮問在哀公何名在不能答

二十三日緬酋弟莽猛白殺兄自立遣人求賀上不許七月十九日緬人請喫呪水即盟誓也馬吉翔李國泰挽百官同往緬人盡殺之松濟王某黔國公沐天波綏寧伯蒲纓皇親王維恭吏部尚書鄧士廉以下二十四

人緬人又發兵圍行在上幾自縊被殺者甚衆吉王同妃自縊宮人命婦縊者不下百人盡劫其所有而去

二十一日緬人復修理草殿奉上居之曰此事非關吾國因汝各營在外殺害地方犯衆怒耳

十一月十八日上召都督同知鄧凱入宮謂之曰太后病矣未知骸骨得歸故里否又曰白文選未封親王馬寶未封郡王吾負之滇黔百姓因我師在彼苦了多年今又不知作何狀

十二月三日緬人請上移蹕皇太后皇太子同行二更

渡河始知其為北人也明年壬寅二月十三日至滇
城蒙塵之後事秘不知崩日崩所或曰北人扈至某
驛夜半聞上怒罵即殂落之辰也鈕琇記吳三桂縊
之貴陽府或曰後
同太子殺死雲南
城三說未知孰是

史臣曰越閩之事方國安以累敗之餘鄭芝龍以
鼃鼃魚鼈之民而欲使新造之唐魯以力征經營
天下此必不得之數也惟帝當季成棟金聲桓之
反正向非高進庫梗之於贛州陸世儀江右紀變
稱揚與柯非高進
也則其勢必合之則江左偏安之業成矣逮夫李
定國衡州之捷蹶名王天下震動此萬歷以來全

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敗之可望之肉
其足食乎屈原所以呵筆而問天也

行朝錄卷之六

章貢失事

隆武二年丙戌三月二十四日江西吉安府失守督師
萬元吉都憲陳賡兵曹王其家議列柵守張家渡而
潰兵勢不可止陳賡以散亡入贛萬元吉退守皂口
惟安遠汪起龍兵三百人時蘇觀生以閣部督師于
贛同鄉李陳玉楊仁愿兵垣楊文薦兵曹苑六吉周
遠待詔劉秀鏞皆請發師援皂口觀生止發新威營
二百人元吉以監紀程亮督之下守綿津灘楚師曹
志建以二十人至一夕即噪而去

四月六日北師至新威營先潰汪兵繼之元吉未數日
竟奔回贛。城倉皇爭竄元吉欲殺其妾之出署者
人心乃定

十一日楊文薦自任守城命中書康范生乞師于南雄
舊贛督李永茂遣副將吳之蕃遊擊張國祚率粵兵
五千人至

十四日北師至贛閣部蘇觀生率所部退守南康北勢
方張滇粵諸軍先後至南康者以數萬計皆怖恐莫
敢即下

二十九日閣部楊廷麟自雲都力促新撫閻總及張安
各營兵四萬餘至贛江撫劉廣允自寧都召募二千
人亦至未經一戰俱以五月一日先後潰散劉廣允
被執所失士馬器械無算此後援兵益不敢前萬元
吉陳賡多方鼓舞

六月十五日吳之蕃張國祚兩營奮勇出戰與北師相
遇於李家山九牛之間數戰皆捷北師疑援兵大至
遂撤城下之圍退屯水面之蕃國祚亦退守南康時
贛州守城已閱兩月奉詔勞苦改名忠誠府加楊文
薦右副都御史

二十四日汪起龍率師數千滇帥趙應選胡一清率師

三千南安同知劉清名引兵三百蘇觀生部下遣師
三千粵帥餘卒三千楊廷麟收散亡數千大司馬郭
維經侍御姚竒允召募滇閩兵八千閣部丁魁楚部
下遣師四千先後至營於城外不下四萬餘人皆欲
一當敵先是中書袁從諤出募砂兵三千人銓曹龔
蔡兵曹黎遂球出募水師四千人留滯南安萬元吉
以為必待水師之至并力一戰安危在此一舉王其
家曰今水涸不能泛巨舟且其帥羅明受故海盜也
桀驁不馴龔黎二公知慈母之奉驕子豈能如約八
月二十三日將至北師以是夜截之於江上焚巨舟

八十餘兵士被殺者數百羅明受遁去舟中火器皆
落北人列營無不喪氣二十八日北師破廣營二十
九日破滇營自是東南城外遂無一卒

九月三日攻西門北人將登元吉文荐繼死士格墮之
九日北人據南康

滇廣諸營既潰人無固志皆稍引去城中所留者汪
起龍罷卒三百人汪國泰金昌振四百餘徐日彩新
招贛人二百餘郭維經部下三千餘城外惟水師後
營黃志忠二千餘而已內外既單弱給事中萬發祥
及王其家招集鄉勇為不得已之計而叅將趙之良

擁衆萬餘於雲都身西狼兵八千踰嶺亦不即至
人登陴日久勉強支吾旦夕

十月三日城內有縋城出者北人獲之以為鄉導夜由
小南門而上鄉勇猶巷戰久之四日黎明北人大至
城上登砲皆裂遂陷楊廷麟投水死萬元吉出城登
舟已而歎曰一城人吾殺之也巾幗赴水死郭維經
入嵯峨寺焚死此外翰林院兼兵科給事中萬發祥
太常寺卿兼守道彭期生吏部主事龔棻御史姚奇
兗兵部主事于斯昌周瑚王其家黎遂球柏常青柳
昂霄魯嗣宗錢謙亨戶部主事林珽中書舍人袁從

諤劉孟錡劉應泗贛州推官署府事吳國球同知王
明汲臨江府推官胡纘知縣林逢春監紀通判郭寧
登鄉官盧象觀舉人劉曰任萬興明馬芝貢生楊廷
鴻黃尚寔胡國偉王所管聲元戴紱諸生段之輝朱
長應賴尚祐劉斯錫等數十人不死於兵火則自罄
投水耳

此篇全用范
康生所記

史臣曰贛州之守與死者皆三百年以來國家之
元氣也萬元吉清苦絕倫而自用頗專楊廷麟志
節之士而見事遲聽言不廣郭維經稱下士而遊
才太濫贛事三人為政然皆承平賢者扶危定傾

殆非其所長也

...

...

...

...

...

...

...

...

...

行朝錄卷之七

舟山興廢

舟山四面皆海元為昌國州昔越王句踐欲置吳夫差

於甬句東即此地也今併入寧波之定海設叅將一

員以鎮之崇禎間黃斌卿為其地叅將三年斌卿號

虎癡福建興化衛人少隨其父於京師流落不能歸

後以恩例當授把總若於無貨有妓劉氏助之得辦

劉氏乃為其妻妬死自叅將陞江北總兵南都既亡

遁歸

隆武即位斌卿得附勸進上言舟山為海外巨鎮番舶

往來饒魚鹽之利西連越郡北緯長江此進取之地也上善之封為肅虜伯賜劍印率兵屯舟山得便宜行事復上疏乞周崔芝自副斌卿為人猜忌而崔芝慷慨下士來者多歸崔芝由是與斌卿不合而歸乙酉出師窺崇明戰敗以周瑞援得還軍斌卿怯於大敵而勇於害其同類丙戌副使荆本徹至舟山屯小沙畧斌卿率鄉民殺之本徹松江建義兵敗入海其將士善射斌卿忌之本徹不能輯士卒所至為民患斌卿乘民之怒造為流言民單里從斌卿攻本徹遂遇害

六月浙東事取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監國魯王出海投舟山斌卿不納然名振故與斌卿為兒女姻其兵勢相倚藉寧國王之明王鳴謙至舟山斌卿誘擊之盡併其衆叛將張國柱乃悉定海舟師以攻舟山國柱有弓箭手五百人號驍勇斌卿知陸戰不能勝之使百姓乘城而身率水師出洋力戰三晝夜不能當國柱顧名振之水營將阮進精於水戰以四舟衝國柱營秋濤方壯乘之發砲無不糜碎國柱僅以身免乃劫世子元妃而去斌卿得其樓船百號聲勢益振阮進者嘗為海中小盜名振拔之使管水營其德名振

寔甚斌卿始名振之有是人也以計間之使進背名
振取其船二十艘軍資器械數萬脫歸閩海未幾而
有吳勝兆之事

勝兆守松江之北師也頗懷反正之志吳中失職之士
相聚募中為之計畫內以招撫之名結太湖義旅外
以蠲書求援於海上斌卿猶豫不敢應翰林張煌言
御使馮京第俱在舟山勸名振以其兵就約名振諾
之時斌卿已進爵肅虜侯其肅虜伯故印猶在名振
請即以其印封勝兆為期四月二十六日丁亥勝兆
之聚謀者既衆人謂事成在旦夕肆言無顧忌而

所撫之義旅多不就約束欲陵主兵出其上主兵恨
之刺骨其未經招撫者亦不忌北人而暱就之捕之
見勝兆勝兆無以自解輒奔質以徇義旅且惑勝兆
中變名振渡海至崇明而海嘯樓船喪失八九踉蹌
歸舟山煌言京第間道得脫勝兆因海上之失約區
畫無序義旅遂劫勝兆斬北官之不從者而勝兆之
部曲既與義旅異志又不見海上之兵視湖中所撫
其力易制於是詹世勛矯勝兆之命召義旅次第入
斬之畢而執勝兆北人雜治其獄陳子龍侯岐曾沈
廷揚徐式穀戴武功皆死之有周長吉者亦牽連入

案北人鞠之長吉自承與詹世勛謀叛非勝兆也北人併殺世勛

丁亥六月斌卿又殺忠威伯賀君堯劫其資君堯帥溫州嘗賊殺禮部尚書碩錫疇為衆論所不與溫敗入閩復至溫之玉環山以其漁稅挾重資來舟山其標將歐典有隙於君堯潛以告斌卿斌卿遣盜殺之中途

十二月攻寧波不克甬諸生華夏屠獻宸楊文璫文璫董德欽王家勤使人走舟山約斌卿入為內應斌卿諾之夏等又約義旅之在沿海者王翊其帛書為偵

者所得鄉紳謝三賓又許夏等以寔之夏等入獄而島師始至斌卿固無攻城掠地之力徒望內應之成功已享其利耳樓船泊桃花渡仰視城上絕無動靜北人以大砲擊之即退當事詰夏之同謀者夏慷慨而對曰此時更無何人無已則太祖高皇帝崇禎先帝耳當事曰然則汝帛書所謂布置已定者何耶夏曰直為大言鼓動人心當事利三賓之財亦誣以同謀令夏引之夏曰若謝三賓者齷齪鄙夫建義之事胡可假之三賓在旁搏頰以謝夏等皆論死華夏妻陸氏屠獻宸妻朱氏楊文璫妻朱氏楊文璫妻張氏

皆自縊死

斌卿既返甚悔其一出刻意為保聚之計限民年十五以上即充鄉兵男子死妻不得守制田即入官年六十無子者收其田產別給口食初舟山田夫大半屬之內地大户至是不敢渡海盡籍以為官田官居其二民居其一斌卿之意併欲分其一分如土司之法為不侵不畔之島夷而已

張名振之喪師而歸也斌卿每事侮之遂去舟山而別營於南田平西將軍王朝先亦失歡於斌卿而別屯於鹿頭兩人皆恨斌卿第挈帑皆在舟山未得間也

己丑七月閩地盡陷監國在沙埕名振往迎之與阮進同扈主於南田旋復監跳所以處監國阮進軍飢恃昔日保全舟山之力以百艘泊舟山告急於斌卿斌卿不應斌卿喜收海盜用之資其劫掠有黃大振者善劫獲番船數萬金以餽斌卿斌卿不饜大振無以應之逃匿朝先所駕危言以動朝先朝先遂與名振阮進合謀上疏監國有旨進討斌卿遣將陸瑋朱致禦之數戰輒敗求救於安昌王恭楨大學士張肯堂上章待罪所不改心以事君者有如水又議和於諸營曰彼此皆王臣也兵至無妄動候處分九月二十

四日胥會於海上初皆安堵已而陸瑋朱玟皆約出
洋阮進等疑斌卿之逃也縱兵大掠斫傷斌卿沉之
水中二女從之死

十月監國駐蹕舟山歷庚寅至辛卯八月發舟山九月

北師破其城以巴臣興或作守之

乙未十一月延平王朱成功遣英義伯阮駿總制陳雪

之一作陳六師圍舟山巴臣興降

丙申八月二十六日北師復取舟山阮駿陳雪之俱赴

海死

丁酉北人以舟山不可守遷其民過海迫之海水之間

溺死者無筭遂空其地

史臣曰當閩浙立國之時誠能悉發舟師一屯於
舟山一屯於崇明相為首尾窺伺長江斷其南北
之援即需之歲月亦可使疲於奔命矣孫思徐海
以盜賊之智尚能及此而况國家之大計乎逮夫
閩浙既亡窮島孤軍亦何能為以此形勝之地僅
以田島結局悲夫

行朝錄卷之八

日本乞師

周崔芝號九元福清之榕潭人也讀書不成去而為盜

於海其人饒機智儕輩皆聽其指揮嘗往來日本以

善射名與徹斯瑪王結為父子日本三十六島每島

各有王統之其所謂東京者乃國主也國主曰京主

擁虛位而一國之權則大將軍掌之其三十六國王

則如諸侯之職撤斯瑪王即薩摩於諸島為最強與大

將軍相為首尾崔芝既熟日本故在海中無不如意

微行至家為有司迹捕繫獄三年賄吏得解為盜如

故久之招撫以黃華閔把總稽察商舶
乙酉秋隆武皇帝加水軍都督副黃斌卿駐舟山
其冬崔芝遣人至徹斯瑪訴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齊
之存衛秦之存楚故事望之大將軍慨然約明年四
月發兵三萬一切戰艦軍資器械自取其國之餘財
足以供大兵中華數年之用自長崎島至東京三千
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重為修葺以待中國使臣
之至崔芝大喜益備珠璣玩好之物以悅之
丙戌四月遣叅謀林籥舞為使期以十一日東行將解
維而斌卿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此吳三桂乞師

之續也崔芝怒而入閩

福州既破鄭芝龍劫衆議降安昌王恭親尚書張肯堂

侍郎朱永佑忠威伯賀君堯武康將軍碩乃德皆言
不可崔芝涕泣而謂芝龍曰崔芝海隅亡命耳無所
輕重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墮地為天下笑請
得効死於前不忍見明公之有此舉動也抽刀欲自
刎芝龍起而奪之後數日芝龍竟去

丁亥三月崔芝克海口鎮東之城乃遣其義子林臯隨
安昌王恭親至日本乞師不得要領而還

戊子御史馮京第謂黃斌卿曰北都之變東南如故并

使其東南而失之者是則借寇之害也今我無可失之地比之前者為不倫矣弒卿於是使其弟孝卿同京第往至長崎島其王不聽登陸始有西洋人為天主教者入日本日本佞佛教人務排釋氏且作亂于其國日本發兵盡誅教人生埋於土中者無算驅其船於島口之陳家河焚之絕西洋人往來置銅板於五達之衢刻天主像於其上以踐踏之囊橐有西洋物即一錢之細搜得必殺無赦當是時西洋人復仇大船載砲而來與日本為難日本講解始退一日而京第至方戒嚴於外國京第即於舟中朝服拜哭

不已會東京遣官行部如中國巡方御史禿頂坐籃輿京第因致其血書撒斯瑪王聞長琦王之拒中國也曰中國喪亂我不遑卹而使其使臣哭於我國我國之耻也與大將軍言之議發各島罪人京第還日本致中國洪武錢數十萬蓋其國不能鼓鑄但用中國古錢舟山之用洪武錢由此也孝卿假商船留長琦長琦多官妓皆居大宅無壁落以綾幔分為私室每月夜每室懸琉璃諸妓各賽琵琶中國之所未有孝卿忘其為乞師而來者見輕于其國其國出師之意亦荒矣

己丑冬有僧湛微自日本來為蕩湖伯阮進述請兵不
允之故且言金帛不足以動之誠得普陀山慈聖孝
太后所賜藏經為贄則兵必發矣進與定西侯張名
振上疏監國以澄波將軍阮美為使上親賜宴十一
月朔出普陀十日至五島山與長琦相距一程是夜
大風黑浪兼天兩紅魚乘空上下船不知所往十二
日見山舵工驚曰此高麗界也轉帆而南又明日乃
進長琦凡商舶至國例撥小船護出入名曰班船阮
美喻以梵筴乞師其王聞之大喜已知船中有湛微
者則大駭初湛微之在日本也長琦島有三大寺曰

南京寺中國北僧居之一曰福州寺閩浙廣僧居之
一曰日本寺本國僧人居之南京寺住持名如定者
頗通文墨國人重之湛微拜其位下湛微之所能不
若其師而狡獪多變乃之一島名曠泉者其島無中
國人來往不辨詩字之好與醜湛微因得妄自高大
惡札村謠自署為金獅子尊者流傳至於東京大將
軍見之曰此必西洋人之為天主教者潛入吾國急
捕之以其為江西僧第逐之過海日本不殺大唐僧
有犯法止於逐再往則戮及同舟湛微欲以此舉自
結於是始知為其所賣也遂載經而返然日本自寬

永享國三十餘年母后承之其子復辟改元義明承
平久矣其人多好詩書法帖名畫古奇器二十
十三經異日價千金者捆載既多不過一二百金故
老不見兵革之事本國多忘武備豈能渡海為人復
仇乎即無西洋之事亦未必能行也
史臣曰宋之亡也張世傑嘗遣使海外某國借兵
陳宜中亦身至占城借兵崖山既陷兩國之師同
日至遂不戰而返今日之事何其與之相類耶忠
臣義士窮思極計海水不足較其淺深徒以利害
相權如余煌者真書生之見也

行朝錄卷之九

四明山寨

四明山在漢晉以前通謂之天台其後分裂天台以為
四明蓋周圍八百里連山疊嶂谿險之極唐咸通元
年裘甫之裨將劉從簡率壯士五百奔至大蘭山據
險自守諸將兵攻破之大蘭山即四明之山心也則
四明之為山寨也舊矣

丙戌六月浙東師潰某時率師渡海規取海鹽海寧二

城報至而遂十日散遣餘衆願從者歸安茅瀚

梅溪汪涵

意結寨固守徐為航海之計因戒二帥聯絡山民方可從事二帥違某節制取糧近地二十日某令二帥守寨出行旁舍山民相約數千乘二帥不備夜半焚杖錫寺士卒睡中逃出盡為擊死二帥被焚

丁亥餘姚人王翊王江聚兵於沿海為黃斌卿內應斌卿攻寧波不克而去翊遂入四明山中

戊子三月破上虞殺攝印官浙東震動北人合兩郡之師由清賢嶺入義師屯丁山以待之待久而弛按甲空券北師驟馳之義師狼狽失措一時為所屠者四百人有孫說者聞丁山敗救之中流矢死直立不仆

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破亦間行至四明與王翊軍合軍杜畧守閩馮牙軍容甚整北撫勒兵東渡下教鄉聚團練攻杜畧破之其別部邵伯論亦見獲京第匿民舍翊以四百人走天台依定遠將軍俞國望翊謂諸將曰是皆團練之罪也北兵雖健我視其銳則避之懈則擊之非團練為之向導彼敢行險地如枕席乎然北兵團練豈能相守吾卒雖殘其破團練則有餘力乃自天台至四明擊破鄉聚之團練者隨道收兵至萬餘人而京第亦出

己丑春又破上虞走其知縣得縣印當是時浙東山寨

蕭山則石仲方會稽則王化龍陳天樞台州則俞國望金湯奉化則吳奎明袁應彪皆擄掠暴橫而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又單弱不能成軍惟王翊一旅蔓延於四明八百里之內設為五營五內司王江則專主餉勸分富室單門而下安堵如故履畝而稅入無不樂輸者平時不義之徒立置重典異時巡方訪惡徒為故事翊所決罰人、稱快浙東列城為之晝閉胥吏不敢催租縛民喘、以保守一城為幸皆薦誠講解翊計天下不能無事待之數年可以為中原之應也自上虞出東循奉化北師方攻吳奎明奎明力不支而遁北師追奔至河泊所翊猝遇之而戰北師大敗

六月上駐蹕建跳所分使、山寨拜官授翊河南道御史王江戶部主事左副都御史某上言諸營文則自稱都御史侍郎武則自稱將軍都督未有三品下者主上嘉其慕義亦因而命之惟王翊不自張大僅授御史御史在承平時因為顯要而非所論於今日諸營小或不及百人大亦不過王翊一部今品級懸殊以之相臨恐為未便大學士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鍾巒皆以為然定西侯張名振持之不肯下初諸營迎表

皆因名振以達獨翊不聞名振名振不樂曰俟王翊
之來吾為上言之也翊朝行在覩其軍容陞右僉都
御史翊曰吾豈受定西侯鈴鍵哉山海久不寧有為
北人謀者曰此皆失職之所致苟招撫而官之鮮有
不願解甲者矣會稽人嚴我公知之偽為告身銀印
曰請自隗始遂俾以都御史招撫山海湖州栢襄甫
會稽碩虎臣皆降我公將渡海發使者入四明山翊
之前營黃中道曰嚴我公動搖山海寧可使之違行
在哉烹其使分羹各營敢受招撫者其視此我公踉
蹌去

庚寅三月翊朝行在陞兵部左侍郎

八月破新昌拔虎山

九月北師將攻舟山惡翊中梗金帥由奉化入田帥由
餘姚入會師大蘭山帳房三十里遊騎四出以搜伏
聽者翊避之於海馮京第以疾不能行匿鶴頂山為
其降將所致害於寧城

辛卯七月翊還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二十四日大
星墮地野雉皆鳴為團練兵執於北溪過奉化賦絕
命詩入見海道海道請觀絕命詩授筆於翊其詩結
句平生忠憤血飛濺于羣虜書畢擲筆以擗海道而

徑出北帥將會定海繫翊以待每日從容束幘掠鬢
修容謂北人使汝曹見此漢官威儀也八月三日北
帥畢集陳督訊之翊坐地上曰母多言成敗利鈍天
也汝又何知劉帥注矢射之中肩田帥中頰金帥中
脇翊不稍動如貫植木絕其吭始仆從翊者二人亦
不跪掠之則跪而向翊北人見之皆泣下曰非獨王
公忠也乃其從者亦義士也

其王江之母為金帥所得以招江削髮為僧見金帥
於杭問訊而已安置省城母以天年終江買一妾其
妻亦日夜勸礪鄰居無不厭之江憐妾而黜遣其妻

妻亦攘袂數江登車而去聞者莫不薄其為人一日
江出鄰人以其妻在不疑既而不返始知向者以術
脫其妻也江既得逸遂與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
山遙祭孝陵題詩痛哭丙申江復與沈調倫聚眾四
明山聲勢浸哀調倫見獲被害江亦病創而卒自此
十有九年山無事甲寅冬復嘯聚半載而平然皆偷
驢摸犢之賊徒為民害其父殺人報仇其子行劫浸
失其傳矣

夫其辭矣

翻對於子強去歲其父歸入其七計賦

子不其山無事里其父歸入其七計賦

其父歸入其七計賦

其父歸入其七計賦

其父歸入其七計賦

其父歸入其七計賦

其父歸入其七計賦

行朝錄卷之十

沙氏亂滇

沙定洲雲南臨安蒙自土舍也父源崇禎間與阿迷普

名聲同調征水西名聲妻沙源女也無子江右賈人

萬姓者有女故娼也名聲嬖之遂娶為生子祚遠已

而名聲祚遠俱死歸於沙氏破數家最後乃妻定洲

定洲之年與其子祚遠相若也定洲遂兼有蒙自阿

迷二司以萬氏為謀主日告訐諸土司以兵掠之滇

中撫按與黔國公沐天波不能審其曲直兵勢既盛

遂輕黔國可取而代也

乙酉與武定土司吾必奎吾安世約汝以武定叛黔國
必調我合兵攻之諸司莫敢難吾者吾必奎如約國
公發諸司兵檄蒙自二千定洲以五千赴之至則必
奎已擒定洲大失望會黔國公家奴阮韻喜徐中和
有異志叅將張國用都司袁士宏亦怨黔國公二憾
密告定洲許為內應當是時諸生于朋錫饒布之用
事黔府中恣為不法大橫兵官李天植征武定回有
二妹殊色朋錫奪之天波既搗定洲軍疏題叅將十
二月朔日食天波不受謁二日定洲入謝阮奴伏甲
於內沙兵謀於外以誅于朋錫為名縱火沐府天波

持印踰垣出走母陳太夫人配焦夫人弟天澤天淵
皆遇害定洲劫巡撫吳兆元具題言沐天波叛沙定
洲起兵定之應以定洲代天波鎮守雲南北元不可
拘之別室奪其印以偽疏入告福京定洲遂行府事
丙戌春發兵圍天波於楚雄天波走永昌以道呂楊畏
知留守而四將軍之師自黔入滇定洲大懼截軍彌
勒陳隔泥關四將軍以兵五萬突之沙兵大敗四將
軍者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是也皆獻賊部
曲張獻忠伏誅去偽號欲迎黔國公以輔王室既入
曲靖值隆武皇帝遣太監孫興祖調沙兵入衛四人

謂興祖曰朝廷遠不知滇事始末今若徵之是獎亂也。不如討平沙逆迎還沐國使之引兵東向興祖。然之傳檄至雲南定洲殺故大學士王錫衮以宵遁。丁亥四月十八日城中人執阮韻喜袁士宏檻送楚雄。伏誅二十四日孫李諸軍入城秋毫不犯定洲據省。凡五百五十日五月李定國率師向臨安庚戌至壬戌拔之改阿迷曰開遠蒙自曰樂新遣使至楚雄永昌揚畏知猶以流賊目之。六月四將軍入迤西畏知迎戰被執四將軍解其縛坐以上坐以為同獎王室。非有他也。俾作書通意於天波。七月土司龍作田許。

秉淳來降八月十八日兵入鶴慶又分兵入麗江上知府木懿迎降天波得畏知書猶不敢信遣其子忠顯至營曰但常守永昌足矣不敢望復故位劉文秀謂諸人曰沐世子來猶國公也請以國公之禮。世子歸以二十騎送之悉返所居沐氏世寶天波大喜過望二十騎中有兩人歷階而上忠顯視之愕然謂其父曰此即撫南劉將軍及王將軍某也天波乃同兩將軍還滇車裂于朋錫徐中和以謝國人文秀隨引兵討倂草童倂草童者定洲之老巢也有九山最險尚名溪鳥其外巢曰大莊夷目黑老虎據之其戰

口銜雙刀手舞大刀所向無前文秀圍之久不下定國益兵往誅黑老虎十月四日商人多出降遂破之執定洲萬氏以歸磔之
史臣曰沙亂由於萬氏滇人疑其為夏姬乃獻俘魁墨奇醜莫不大笑嗟乎亡國者何必褒似驪姬哉

行朝錄卷之十一

賜姓始末

朱成功者鄭芝龍之子也母為夷女原名鄭森宏光時入南京大學聞錢謙益之名執贄為弟子謙益字之曰木木手采掩映隆武帝即位入朝年纔二十一上奇之賜今姓名俾統禁旅以駙馬體統行事封忠孝伯

初芝龍之為盜也所居為泉州之東石其地濱海有李習者往來日本以商舶為事芝龍以父事之習授芝龍萬金寄其妻子會習死芝龍乾沒之遂召募無賴

盜於海中久之而所得不貲宗禎中受巡撫沈猶龍
招撫芝龍娶日本長琦王族女為妻凡為日本贅婿
者例不得歸惟芝龍挈其妻還東石遂為富人甲於
全閩第宅縱橫數里猶龍母生日進珊瑚高尺餘飾
以珠龍金盃猶龍嘆賞復進一枝製生犀黃金為甲
每出則百餘人如一人莫辨其孰為芝龍也時南安
有苟懃惠安有劉香皆稱富強苟懃先亡香恃眾不
就撫朝命芝龍討之戰於五虎門外之定海所芝龍
力不敵香而弟芝虎勇甚望見香乘大艦指揮兵士
以輕舟超艦而上直前取香左右皇急莫敢縱兵香

亦勇格虎兵器墮之遂徒手而搏相持入海皆死之
龍既併其眾勢益強盛江右鄒維璉為巡撫思欲哀
之然無以為計也宏光時封南伯^安及勸進隆武封平
虜侯進平國公北兵入福州芝龍退屯安海樓船尚
五六百艘乃為洪承疇所誘必欲降附諸將多不從
成功痛哭而諫芝龍意不可回單騎北去芝龍既降
其家以為可免暴掠遂不設備北兵至安海大事淫
掠成功母亦被淫自縊死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
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斂

丙戌十二月朔成功會文武羣臣於烈嶼設高皇帝神

位定盟恢復

丁亥仍稱隆武三年移於南澳勤王者遠近至軍聲頗震五月於廈門中左所設演武場七月合定國公鄭鴻達軍圍泉州之桃花山不克十月從大學士路振飛曾櫻議頒明年隆武四年戊子大統歷用文淵閣印之

戊子閏三月同安、溪皆下以吏部主事葉翼雲署同安縣事五月圍南安縣七十日不克而反八月同安破葉翼雲及鎮將邱進金裕皆死之知永歷皇帝駐蹕廣東之肇慶遣光祿寺卿陳士京入朝

己丑士京還自行在封成功為延平王始稱永歷三年六月漳浦守將納款

庚寅成功南下

辛卯二月泉州偵廈門單薄襲破之曾櫻自縊諸紳咸避於梧崎成功自南返泉州襲者始退十二月攻漳浦知縣某出降

壬辰正月守將赫文興舉城降圍長泰縣北督陳錦來援敗之二月復平和詔安南靖三縣進圍漳州府縣七月七日陳錦為其內司李進忠等五人所刺以其首來降八月刑部侍郎王虞石至自五指山言隆武

帝在彼為僧繼而遣使至廈門一時故臣皆不能決
九月北師金帥援漳島師失利

癸巳二月五指山復遣使來存問諸臣使言隆武帝今
離五指山駐平遠縣將起兵故臣乃具公疏請勅驗
示卒不可得五月金帥以萬騎攻海澄遇伏大敗六
月島師南下會潮州守將郝尚文反正以定海李孟
竅署太守事其屬縣潮陽惠來相抗成功赴勦

甲午四月新朝割漳泉惠潮四郡地令島山剃髮不受
潮州復陷十一月發水陸師應西寧王李定國於粵
東十二月朔復漳州府漳屬十縣降者九獨龍巖不

下烏泉屬七縣降者六

乙未正月破僂遊攻凡半月四月援粵之師失利統軍
者黃梧降級五月祭旗大演陸師戊甲耀日集縉紳
觀之六月祭海大演水師九月南征破揭陽海澄普
寧三縣命峻揭城毀澄普十一月舟山已呂興舉城
降發師已三月阻風至是方抵城下十六日北帥再
遣使議和

丙申還正月十一日始頒永歷十年大統歷以年前有
戎事也台州北將馬信棄其城納降於山二月降將
馬信馮用張洪德俱抵廈門謁成功五月十日粵師

失利歸斬其將蘇茂閏五月改廈門為思明州六月二十四日黃梧以海澄叛知縣王元士從之協將康雄不從斷其手得絕城出七月五日以勇忠侯陳某為思明州守城成功率師北伐奪閩安鎮斬北將胡希孔生擒百七十餘人二十三日戰於南臺奪橋又明日戰於橋北再勝二十八日戰於教場奪馬二十五日擒延平叅將張禮八月四日復連江二十六日舟山陷搃制陳雪之英義伯阮駿俱赴海死

丁酉十二月島上火藥局灾

戊戌正月行在以璽書通問二月徐孚遠泛海由交趾

入安龍交趾要其行礼不聽不得過遂返廈門後廈門破孚遠遁跡為北帥吳六奇所藏完髮以死海外生一子扶櫬至松江未葬子亦死成功會師浙海以少司馬張煌言為監軍北伐抵羊山羊山故有龍祠海船過者致祭必以生羊即放於山上久而孳乳日蕃見人子不畏避軍士競逐之天朗波平怪風猝至海舶自相掇擊義陽王棊溺焉於是返旆

己亥五月全師北指張煌言以所部義旅為前驅入江煌言抵瓜州城下明日成功至北帥出禦滿漢死者千餘乘勝克其城成功南渡攻鎮江煌言泝長江未

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煌言抵觀音門成功已下鎮江水師畢至七月稍卒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蕪湖以降書至成功謂煌言蕪城上游門下倘留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可七日煌言至蕪湖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附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涇縣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婁建德石埭青陽虹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為和陽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而下游之常鎮屬縣亦待時而皆為降計其時有大帥

單騎而逃飯於邨店、惟一老嫗大帥惶遽問曰今代何如老嫗不知其為大帥也合掌向之而謝曰聞殺北人盡矣大帥不敢飯而去金陵亦欲議降未定而謀知島師踈放樵蘇四出瑩壘為空士卒釋冰而嬉用輕騎襲破前屯成功倉猝移帳質明軍灶未就北師傾城出戰兵無鬪志島師大敗總兵甘輝等死之成功遂乘流出海并撤鎮江之師煌言趨銅陵與楚師遇兵潰變姓名從建德祁門山中出天台以入海

成功之敗而歸也以廈門單弱方謀所向中途遇紅夷

船一隻其通事乃南安人謂成功曰公何不取臺灣
公家之故土也有臺灣則不患無餉矣臺灣者海中
荒島也崇禎間熊文燦撫閩值大旱民飢上下無策
文燦向鄭芝龍謀之芝龍曰公第聽某所為文燦曰
諾乃招飢民數萬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
海船載至臺灣令其芟舍開墾荒土為田厥田惟上
上秋成所獲倍於中土其人以衣食之餘納租鄭氏
後為紅夷所奪築城數處曰臺灣曰雞籠曰淡水此
外又有土城數十處臺灣之城亂石疊高數丈厚丈
餘用火煨之化為石灰融結一塊其門戶澎湖澎湖

水浚地勢低下海船至此須易船而入故險而易守
成功往攻臺灣至澎湖適遇水漲竟以海船渡之直
抵城下城中紅夷不過千餘人他皆鄭氏所遷之民
也以火砲擊城、堅不受砲灣民導之曰城外高山
有水而上而下繞於城濠貫城而過城中無井泉所
飲惟此一水若塞其水源三日而告困矣成功從之
紅夷乞降遂以大船遷國成功王其地辛丑卒子錦
嗣甲寅三月福藩耿精忠反稱裕民元年招朱錦入
據漳泉不受耿氏節制與耿氏戰互相勝負戊午精
忠降猶稱永歷二十八年錦於庚申仍歸臺灣癸亥

錦卒子克煥嗣立年十二歲不能統領其衆兵潰降於清得授世爵云

史臣曰鄭氏不出臺灣徒經營自為立國之計張司馬作詩誚之曰中原方逐鹿何暇問虹梁曰圍師原將畧墨守亦夷風曰寄語避秦島上客衣冠黃綺總堪疑曰只恐幼安肥遯老藜林皂帽亦徒然即有賢乎鄭氏者亦不過躋之田橫徐市之間某以為不然自緬甸蒙塵以後中原之統絕矣而鄭氏以一旅存故國衣冠於海島稱其正朔在昔有之周厲王失國宣王未立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上不係於厲王下不係於宣王後之君子未嘗謂周之統絕也以此為例鄭氏不可謂徒然矣獨恠吾君之子匿於其家而不能奉之以申大義於天下某聞海外尚多人物當必有說以處此

行朝錄卷之末

附載

江右紀變

太倉陸世儀道咸述

金聲桓者閩東人左良王之總兵也乙酉春寧南卧疾

其子夢庚舉兵內向以清君側為名破九江屠之寧

南憤死四月猝遇清師夢庚以兵降聲桓與為己而

英王以夢庚北去用聲桓為總兵江西王體忠副之

王體忠者故闖賊帥也河南人少美姿容善騎射闖

賊愛之予以兵所向無敵至是闖賊戰敗於潼關師

盡潰體忠降因以為副聲桓見體忠而喜甚結為兄

弟因以兵循江西時江西自省城而外多堅守不下

鄉紳之倡義協力者亦所在團結楊廷麟萬元吉守
吉安扼西路傅鼎銓揭重熙守建昌扼東路尤稱嚴
辦金王一一皆擊破之殺益王至八月剃髮令下聲
桓率兵士皆剃髮時體忠方徇傍邑歸馬上裹涼幘
簪金珀簪頰盼自矜聞剃髮令下甚愠有不奉法意
時聲桓與體忠坐南北察院開便門通往來相去不
數武聲桓乃邀體忠議事體忠以二十騎往與聲桓
議不合聲桓伏兵殺之裂其尸為五二十騎遂入格
鬪殺數人二十騎亦死體忠之兵通營皆譟兩營合
鬪於南昌城中砲箭所及傷居民無數縱火焚民居

幾千百家先是體忠徇吉安獲七象遂以卷兵卷戰
象兵所至人馬皆辟易而是日七象遇金兵輒伏地
頓鼻不敢動王兵氣奪且失主帥遂開門散聲桓以
王兵驍勁敢戰恐其為後患命有能招體忠兵者以
其職與之體忠軍中有小帥王德仁其髮種一號王
雜毛素驍勇遂以其兵歸聲桓納之啟為副帥與俱
鎮江西時新建有諸生殷國楨者氣節士也不從剃
髮令乃以帶繫髮鬚一覆腦後南走閩中上書隆武
帝乞勅書劄印日夜馳四方所至連結山澤忠義之
士凡數千百人與王德仁部下王禹門契厚日夜說

禹門反正禹門復說德仁德仁亦心動而未果會遠人章于天撫江西性貪鄙金王兩帥入謁拒不見納金而後見之兩帥頗不安四年丁亥按呂董來尤貪鄙無狀金王往謁門者入啟董呵曰彼劄委總兵耳吾自朝廷來未聞彼姓名奈何入謁金王恐遂益納金而德仁者其所部曾殺益王得王府金寶無算董故知之尤謾罵德仁德仁納黃金千兩董猶未饜具疏聞於朝擬斥之撫臣微洩其言於聲桓聲桓被酒語德仁曰汝禍將至矣盍避諸德仁請故聲桓不答德仁固以請聲桓為道其寔德仁大驚急還營選輕

騎一日夜馳三百里獲其承差殺之以疏歸德仁遂決意反正為酒召聲桓聲桓至德仁語之故聲桓猶豫德仁遂令軍中曰凡與我同心反正者去其髮髮辨軍中皆盡去須臾積如山聲桓不得已與德仁謀曰若果爾將安歸德仁遂名禹門謀南向時閩中隆武已敗散帝於廣者永歷也禹門率國楨上聲桓平南大將軍豫國公印德仁建武侯印皆黃金方廣五寸聲桓意遂決亦命衆去髮辨執按臣殺之囚撫臣凡滿人之在城者殺皆無赦舉義旗稱永歷二年旬日之間合郡響應時戊子正月二十八日也聲桓糾其

衆凡八十餘萬人以舊紳姜曰廣為閣部共謀所向時警報至江寧守呂皆震恐失色江南北人心岌岌欲動或謂聲桓今日之事宜乘不備地方守禦義師可辦將軍當自簡合郡精甲以全力直下金陵則金陵必破即未必破而大江南北必有起而肆應者則事機可集矣聲桓不聽謂贛州為兩廣咽喉兩廣不通終無根本昔年王守仁擒宸濠之事可鑒乃使人南攻贛時守南贛者乃高傑舊將楊與柯也見聲桓等稱公稱侯謂宜有封爵相及卒得檄文乃大怒謂吾輩舉大事寧不值一片紙乃欲降虜相待我與若

輩皆同伍今汝懸斗大將軍印我降將為汝麾下士耶焚其書固守不應聲桓大怒將攻之或又謂此其將欲邀賞爵之故也宜急予勿吝聲桓謂始事不可以示怯卒命德仁率兵十萬往攻南贛時德仁所部士往者多銀鎧以金飾額狀若天神馬肥卒強道旁觀者莫不嘆羨以為中興可立侯也德仁既去聲桓在南昌或又謂宜出兵畧地聲桓不許惟日糾簡鄉壯時鄉壯皆民間無賴子弟聞義旗起皆相率團聚以圖富貴鄉邨坊落凡有富名輒借名索餉恣啜酒食及聲桓下令料簡俱集城中一時軍令嚴迫莫敢

擅取民間物而所招集之人初無餘貨聲桓又不發
餉數日之後漸見飢疲有散去者而曰廣諸人素不
習兵事聲桓亦無遠畧識者已知其不能有為矣而
德仁攻南贛不克聲桓恐遂自發兵攻之南昌留其
大廳宋奎光居守初金王之殺滿人也有騎而脫者
不數十日至北都北都遂疾發兵使譚固山名泰督
之凡三千皆精騎風馳至江右屯七里鋪去南昌止
七里而向來欲動之人心皆持疑不發大廳宋亦能
軍與北來兵戰兩戰皆小捷殺北兵數十人聲桓有
兄金大欲獻城大廳宋覺之執訴於聲桓之母斬而

懸其頭於城人心稍定已而聲桓自贛歸欲入城大
廳宋謂之曰吾殺爾兄吾未知爾心如果能為明者
汝當與清戰之捷之後可相見也聲桓遂與清戰亦
殺北兵數十人遂開門入而聲桓自此無鬪志矣未
既德仁亦自贛歸併力固守時城中兵號四十萬精
甲尚數萬譚固山聞之亦為嚙指或謂金王宜悉衆
出攻背城借一而所部兵俱富無鬪志惟日居城中
搜括金帛子女犒宴為樂金王之子弟親戚皆為顯
官稱將軍侯伯不一城外兵漸集攻具益備金玉不
得已乃商出戰而兩營莫肯先乃議同日出金營步

兵居前為火攻營劉一鵬兵皆持筦背復火箭後行持火繩出戰次第皆然若敵騎來突則筦如林立不可犯亦勁卒也繼之為王營馬兵而聲桓德仁則率諸營兵為後勁至清兵所屯營將二里聞營中寂無聲王兵易之分劉帥步兵居兩旁而馬兵徑撲其營則空營也急抽兵欲歸而城中方發兵出繼兵多不能速出又為婦騎所衝壅塞不成行列清以精騎伏道旁民舍中乘其亂猝擊之五騎為一攢四面橫突矢發如雨遂大潰金王兵出不意不能成列砲矢皆不得發鎗皆豎擊束手莫展死者十餘萬人是役也

蓋以城中議戰累日不決聲聞於外故清得為備云而清亦慮城兵勁乃仿李克用擒存孝法築長圍攻之陸路為長濠三道皆驅兵起土即累土為城晝夜圍守其臨章江處驅民拆屋伐木為撒星椿以鎖江流亦三道上蓋木板藉以泥草人馬通行城中坐視莫敢出矣惟日望四方之救令曰廣作書與其門生故吏時聲桓所部將散守各郡者尚有七副總而各山忠義之士亦所在屯聚皆觀望莫肯救間有送糧至城下者皆為清兵擊却城上惟日望見塵起火箭交射砲聲四擊少頃寂然則兵散而歸矣有郭天才

者亦金副將所部步兵皆長鎗敢戰獨率衆至南昌城下數與清兵相持凡數十戰撓其長圍邀之入城以無後援且城中莫有應者終敗沒長圍遂合自五月至七月城中飢窘斗米數十金相顧無策有遊僧摩訶般若者自言有神術不用甲兵惟選十四五童子手持長香念波羅密賊不戰自敗金王與曰廣俱信之稱為國師未幾出兵不戰而走殺童子無數城幾破德仁又惑武都司之女疏於兵事有孝廉某者國變即剃髮為僧人皆稱其有王佐才時亦在城中金王乃奉為盟主羅拜求策孝廉曰今日之策當於

死中求生耳而諸將卒皆以金帛妻子故莫肯戰誠能下令俾諸將卒皆焚金帛殺妻子併力出關猶或有生路不然吾不能為若謀也金王諾之令出諸將卒皆怒欲殺孝廉孝廉辭去而城下之圍益急城中飢甚大率自十月後皆殺人為食矣呼人為雞有孤行者輒攫去烹食棄骸於道顛骨皆無完者食腦故也有獻策者謂宜遣飢民出降使就食可通外間聲援而清師獲飢民輒殺之獲兵皆不殺使周呼於城曰生路絕矣汝曹皆有父母妻子何若同盡盍出降譚固山待吾以不死也兵益懈發火器者皆不用鉛

彈清兵因急攻之凡兩晝夜砲聲不絕內復有應者清兵遂攀堞而登聲桓遂赴水死德仁曰廣皆被殺殷國相者受永歷劄為兵部職方郎聯絡各山以金王被圍乞師於寧州寧州副將鄧東陽亦金部將也誘而執之見譚固山不屈死南昌遂陷時己丑正月十八日也自始事至此凡一載南昌合郡之民死者數百餘萬初聲桓之殺王體忠也江右列郡義師所在屯守海內之衆不便於剃髮者如鼎斯沸聲桓不乘此時反正而願與德仁宣力効忠誅鋤忠義至三年之後大勢畧定乃以小忿猝起圖功又不能奮臂

疾呼作大江南北之氣而退爭庾嶺示弱天下首鼠不出坐困孤城為淮南三叛之續悲夫

傅鼎銓撫州臨川人庚辰進士授翰林院檢討乙酉清兵至江西與同邑丁丑進士揭重熙共起義師守建昌一路與楊廷麟萬元吉為犄角金王攻克之鼎銓走入廣信山中不能獲鼎銓故學佛四月八日俗稱浴佛日也山中有佛寺是日舉浴佛會鼎銓與烏清謀知之遣騎入山獲其部下士遂踪跡得之傅作詩云浴佛傳名日孤臣殉節時棘矜羈彩鳳羶犬獲靈麒麟頸玉寧碎剖心山不移爭留巾履在昭取漢威

儀撫按諸臣俱勸之降鼎銓笑不答在獄幾閱月巾
服如故朝夕賦詩不輒或欲為剃髮鼎銓曰待留此
與頭俱去疏上得處決旨衆皆為涕泣鼎銓揚言如
平常聞吹角聲起曰可以行矣語左右我不畏死不
可縛衆不敢縛乃徐行至順化門幾數里道旁觀者
如堵莫不泣下鼎銓不為動臨城橋南向再拜行刑
者請跪鼎銓叱曰自被獲以來為誰屈膝者乃今日
欲我跪耶行刑者因請坐鼎銓徐諾坐橋上以手整
衣領伸頸待及行刑者俱手顫墮淚
萬元吉字吉人南昌人也乙丑進士初任歸德府推官

行取入京後督師楊嗣昌薦舉軍前贊畫宏光時擢
兵科乙酉清兵至宏光出亡元吉書西江月數首於
南京四牌坊上即南還與楊廷麟同起義師於吉安
師敗城陷退守贛州金王攻克之與廷麟俱不屈而
死西江月猶記其二其辭云可惜青山綠水委同白
草黃沙羣奸誤國死猶賒有恨杜鵑難化臨海魯連
辟世歸湖苑蠡辭家重來改作別生涯一艇鄱陽東
汜又曰壯志寧堪左袵同仇莫賦無衣羊裘獨自上
漁磯敢曰昨非今是適意魚鰕可反忘機荇藻俱肥
浮家無可去來歸慘澹蒹葭秋水

